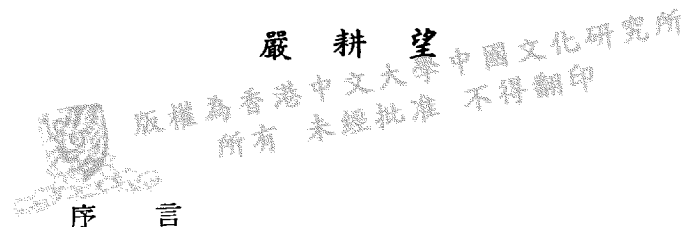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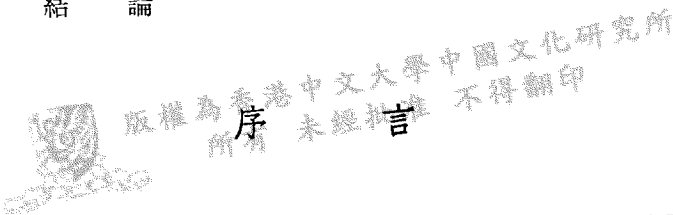
唐代長安靈州道及靈州在西北交通上之地位



序 言

- (一) 長安通靈州兩驛道
 - (1) 邠、寧、慶、青剛川道
 - (2) 涇、原、蕭關道
- (二) 靈州西、北、東三面通達華夷諸路線
- (三) 靈州、河套地區之水運

結 論



唐代靈州靈武郡治所在今寧夏省靈武縣西南十里。中古時代，北方強敵入寇，中國大軍出擊，皆以此為重要孔道。唐都長安，自東北迄西南，陸地邊疆逾兩萬里，疆上諸州以靈州去長安為最近。開元時代，邊疆置九節度，朔方軍鎮靈武，去長安亦最邇。靈武朔方軍既當西北交通孔道，華夷走集樞紐，其去國都又最近，且無大河之限，高山之阻，故此州軍在對外交通上尤形重要。貞觀十七年，太宗詔徵薛延陀汗，自擬與會於靈州；二十年又駕幸靈州，招撫北疆諸部，遂膺天可汗之號。安史之亂，肅宗賞迴紇之功，每歲送絹二萬匹，至朔方軍，使彼自取，（舊一九五迴紇傳。）誠以其地最近長安，且當中國北通塞上諸國之孔道也。

且朔方軍統攝遼闊，其轄境，西南盡河曲，東北有河套，黃河上下三千里，兩岸

內外千餘里，皆所統屬，實爲外禦北狄之塞上長城。然以地居長安之直北，坦途不過千餘里，故有外禦內衛之雙重作用，安史之亂，卒藉此軍內復兩京，中興唐室，良有以也。自此朔方一軍遂爲唐代中葉支持大局之擎柱，統督所及，東拒黃河（今山西陝西界），西抵賀蘭，西南兼河曲至六盤，南有渭水盆地之北緣，北有河套至磧口，關內之地除京兆府及同華岐隴四州，皆統屬之。其時吐蕃強盛，盡陷隴右之地，唐蕃國界近在隴坂，蕃寇時逼長安，既賴此軍爲之阻遏，復恃靈武劍南南北牽制，否則唐室東遷，爲周之續，無待著龜矣。故大曆中，郭子儀論吐蕃書云：「朔方，國之北門，西禦大戎（指吐蕃），北虞獫狁（指回紇），」（全唐文三三二）信非虛語。又其時秦蘭原會既陷屬吐蕃，唐代前期西通涼州達西域之南北兩驛道，皆已陷隔不通，甘、涼、瓜、沙、安西、北庭及西域諸國，使節往還，商旅運輸，率多由靈州進出，故此時靈州不僅爲北通回紇之孔道，亦爲西通西域之孔道。由此言之，此州在交通上之形勢，亦猶軍事，中葉以後，皆由專對北疆，進而兼制西域也。

靈武既爲西北華夷交通之樞紐，復爲京師之屏障，中葉以後，尤爲西北交通軍事之第一重地。然其對內對外之交通路線，前人未能言之者，茲勾稽舊史，爲之考論如次，俾讀唐史者，於當時形勢能增一分瞭解焉！

靈州靈武郡（今寧夏靈武縣西南約十里）自隋及唐初即爲北方強敵入寇之孔道；中國禦邊，亦以此爲一道重鎮。

即就通鑑所記證之。如卷一七九，開皇二十年「四月壬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詔命晉王廣、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史萬歲出馬邑道（即朔州道）以擊之。」卷一八八武德三年考異引高祖實錄：「（突厥）處羅欲分兵大掠中國，於懷戎、雁門、靈武、涼州四道俱入。」卷一九一武德八年「八年壬戌，突厥踰石嶺，寇并州。癸亥，寇靈州。」卷一九六，貞觀十五年十一月，薛延陀真珠可汗入寇。「癸酉，上命營州都督張儉帥所部騎兵及奚、靺、契丹壓其東境。以兵部尚書李世勣爲朔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六萬、騎千二百，屯羽方。（新書作朔州，是。）右衛大將軍李大亮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四萬、騎五千，屯靈武。右屯衛大將軍張士貴將兵一萬七千，爲慶州道行軍總管，出雲中。涼州都督李襲譽爲涼州道行

軍總管，出其西。」卷二一〇，先天元年十一月「甲午，以幽州都督宋璟為左軍大總管，并州長史薛納為中軍大總管，朔方（靈武）大總管兵部尚書郭元振為右軍大總管。」此皆同時數道進出，靈州為其一也。至於只舉一道者，如卷二〇七，長安元年五月，「以魏元忠為靈武道行軍大總管，以備突厥。」四年七月丙午，以宗楚客為原州都督充靈武道行軍大總管。九月壬子，以宰相姚元之充靈武道行軍大總管。亦皆見靈武為西北對外軍事交通上之一重鎮。

至於靈州之地望。元和志四靈州：「其城赫連勃勃所置果園，今桃李千餘株，鬱然猶在。後魏太武帝平赫連昌，置薄骨律鎮，後改置靈州，以州在河渚之中，隨水上下，未嘗陷沒，故號靈州。」隋唐承之。一統志寧夏府卷古蹟目，「靈州故城在今靈州城西南，本後魏薄骨律鎮也。水經注，河水又北逕薄骨律鎮城，城在河渚上，赫連果城也。……舊志，靈州城，舊在河東，洪武十七年圯於水，移築於舊城北七里，宣德三年又為河水所衝決，移於城東北五里，即今治也。」則中古靈州舊城在明清時代靈州之西南約十里河渚上。明清靈州則在寧夏府東南九十里，即今靈武縣。

故太宗親幸靈州以招撫北方諸部，乃膺天可汗之尊號。

通鑑一九七貞觀十七年閏六月，「乃徵（薛延陀）真珠可汗使親迎（公主），仍發詔將幸靈州，與之會。真珠大喜，欲詣靈州。」（參會要九四沙陀突厥目。）同書一九八，貞觀二十年八月，上行幸靈州，「九月上至靈州，敕勒諸部俟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尊上為天可汗。（參會要九四同目及九六鐵勒目。）蓋靈州既為對北鄰交通之要衝，故太宗幸此以招撫諸部也。

其地介居華夷之間，交通四達。北魏置薄骨律鎮，屏障西藩。唐代先置朔方軍大總管，統兵盛時蓋逾十五萬人。開元九年更名朔方節度使，作為捍禦北狄回鶻之重鎮。其所統有靈、鹽、夏、銀、豐、勝六正州，匡、長、安樂三胡州，經略、定遠、豐安三軍，西、中、東三受降城。兵額六萬四千七百人，馬一萬四千三百匹，實際兵馬蓋皆倍之。

北魏置薄骨律鎮，詳拙作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第四冊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十一章北魏軍鎮。

唐會要七八節度使目朔方節度使條云：

「開元元年十月六日勅，朔方行軍大總管，宜準諸道例，改爲朔方節度使。其經略、定遠、豐安軍，東、西、中受降城，單于、豐、勝、靈、夏、鹽、銀、匡、長、安樂等州並受節度。」

按通鑑二二開元九年，「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夏、鹽等六州，定遠、豐安二軍，三受降城。」會要「元年」爲「九年」之譌寫。匡、長、安樂爲胡州，故通鑑不入數。其統兵之數額，通典一七二載之云：

「朔方節度使（理靈武郡，管兵六萬四千七百人，馬萬四千三百匹，衣賜二百萬匹段。）捍禦北狄。統經略軍（靈武郡城內，管兵三〔二〕萬七百人，馬三千匹。）、豐安軍（靈武郡西黃河外百八十餘里，萬歲通天初置，管兵八千人，馬千三百匹。）、定遠城（靈武郡東北二百里黃河外。景龍中韓公張仁愿置，管兵七千人，馬三千匹。）、西域（九原郡北，黃河外八千〔十〕里，景龍中韓公張仁愿置，管兵七千人，馬千七百匹。）、安北都護府（亦曰中受降城，景龍中，韓公張仁愿於黃河北岸置，管兵六千人，馬二千匹。）、東城（榆林郡東北二百里，景龍中，韓公張仁愿置，管兵七千人，馬千七百匹。）、振武軍（單于都護府城內，天寶中王忠嗣置，管兵九千人，馬千六百匹。）」

元和志四靈州目，同；而脫東城及其兵馬額。（此額又參看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頁二一〇天寶元年兵馬數目。）此蓋開元天寶間法定之額也。然郭子儀論吐蕃書（全唐文三三二）云：「朔方國之北門，……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戰馬三萬，纔敵一隅（謂回鶻）。」則實際兵馬蓋幾倍之。又按朔方節度使既爲較早之朔方軍大總管改名而來，則此所統諸軍城當有承受總管時代之制。通鑑二一〇景雲二年七月，「己巳，以右御史大夫解琬爲朔方大總管。琬考按三城戍兵，奏減十萬人。」同書二一一開元二年「閏二月，以鴻臚少卿朔方軍副大總管王晙兼安北都護、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令豐安、定遠、受降城及旁側諸軍皆受晙節度。」此皆其證。而解琬一次奏減兵額十萬人，則此前兵額當在十五萬以上，殆可斷言。

今先考長安通靈州之驛道，次及靈州向西至涼州達西域，及向北至豐州受降城再達塞北諸道。且靈州河套間黃河二千數百里，水運發達，故殿述之。

(一) 長安通靈州兩驛道

靈州東南至長安之路線，就形勢言，不外三道。東南取慶州（今慶陽縣）路，經寧州（今寧縣）、邠州（今邠縣）至長安。此一道也。南取原州（今固原縣）路，又東經涇州（今涇川縣），亦至邠州，達長安。此一道也。又由靈州東取鹽州（今鹽池縣北）路，折而南至慶州經寧、邠至長安。此一道也。取慶州路，則由馬嶺水（今環江、馬連河）源頭青剛川，沿此河谷而下接涇水河谷。取原州路，則略循高平川水（今清水河）而上經蕭關至原州，又循涇水而下至長安。證之唐史，此兩道有明徵，惟鹽州路雖可行，然迂遠，未見行之者。

唐代邠、寧、慶三州乃沿涇水及其北源馬嶺河而建置。中葉以後，置邠寧慶節度使，為一軍區，其為一交通線無疑。又通鑑二二四云：

大曆三年，「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四鎮兵屯邠寧，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十二月己酉，徙馬璘為涇原節度使，以邠、寧、慶三州隸朔方。（新六四方鎮表，是年朔方增領邠寧慶三州。）……四年……二月……辛酉，郭子儀自河中遷于邠州。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裨將將之，分守河中、靈州。」

「十月，（朔方留後）常謙光奏吐蕃寇鳴沙，……郭子儀遣兵馬使渾瑊將銳兵五千救靈州，子儀自將進至慶州，聞吐蕃退，乃還。」

是直以邠寧慶靈一線並列四州為一軍區矣。靈州有事，統帥由邠州出寧慶赴援，其為一通道無疑。又通鑑二一八、二一九，至德元載、二載，記肅宗由靈武駕回行程云：

「（元載）九月……戊辰，發靈武。……丙子，上至順化（即慶州），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十月辛巳，……上發順化。癸未，至彭原（即寧州）……。（二載）正月……甲子，幸保定（即涇州）。……二月戊子，上至鳳翔。」

是其由靈州南下正取此慶寧道，惟當時長安尚為安祿山所據，故由寧州西幸涇州至鳳翔耳。

五代時期，曾兩見朔方節度使出鎮靈武，道經方渠、青剛峽之記載。方渠在慶州

西北馬嶺河上，青剛峽則馬嶺河之上源也，詳後文。此即唐代故道也。復檢宋史八七地理志，慶陽府，「舊置環慶路經略使安撫使，統慶州、環州、邠州、寧州、乾州，凡五州。」按環州即唐之慶州方渠縣，在慶州西北一百八十里，亦在馬嶺河上，（詳後文。）乾州即唐之奉天縣，當長安至邠州道（詳長安西通涼州兩道驛程考），則此亦承唐因交通路線而置軍也。

至於取鹽州路，唐宋志書皆記靈、鹽間有通道，鹽、慶間有通道，則由靈州東經鹽州，再南入慶州至長安，固屬可行，然未見有作如此行程者，蓋非主線也。長安經邠至原州為一大驛道，前考長安至涼州之交通線已詳之。今當續論者，即原州北至靈州是否為大道也。俟下文第二節首條，再詳論之。通鑑一七五陳至德元年八月「壬午，隋遣尚書左僕射高穎出寧州道，內史監虞慶則出原州道，以擊突厥。」蓋正因長安通靈州地區有東西兩道，故分兩路進兵也。

(1) 邠寧慶青剛川道 附慶鹽靈州道

先論邠寧慶至靈州道。長安西北行三百里至邠州，循涇水之北源馬嶺水（今馬蓮河及其上流之環江）西北行一百四十里至寧州，又一百三十里至慶州，又西北盡馬嶺水之源，六百四十里至靈州，去長安一千二百一十里。

通典、元和志、寰宇記皆記靈、慶、寧、邠四州至長安之里距，及各州相鄰者之里距，茲列表如次：

	靈州 至 長安	靈州 至 慶州	慶州 至 長安	慶州 至 寧州	寧州 至 長安	寧州 至 邠州	邠州 至 長安
通典	1250 (去東都2000)	640 640	560	530(誤) 127	450	142 142	280
元和志	1250 (去東都2270)	620 620	570	127 130	456	140 140	300
寰宇記	1250 (去洛陽2110)	640 640	564	127 127	452	142 190(誤)	282

觀上表所列，慶州至寧州大數 130 里，寧州至邠州大數 140 里，無大歧異。惟邠州至長安有 300 及 280 之異，蓋長安至邠州本有經奉天或經涇陽之兩道也。今就通典、寰宇記所記寧州慶州至長安之里數校之，則邠州至長安 280 里，本書前後即不相應，故從元和志書之。則 130、140、300 之和正為 570 里，即慶州至長安之里數也。至於靈州至慶州，通典、寰宇記作 640 里，元和志書作 620 里，有 20 里之差。檢九域志三，環州南至慶州 180 里，西北至靈州 465 里，合為 645 里，與通典為近，今從之。則靈州經慶州、寧州、邠州，至長安，共為 1210 里，與唐宋三志書作 1250 里者差少 40 里，似靈州至長安 1250 里之數，非取道慶州者。然檢此三志書，靈州東取鹽州，南取原州，至長安之里數又皆不只 1250 里，而為 1300 里以上，是亦不合。且趙珣聚米圖經云「靈州至環州五百里。」曾公亮引皇華四達記云環州「至靈州五百四十里。」（皆詳後引。）環州即唐代之慶州方渠縣，在慶州西北 180 里，則慶州西北至靈州為 680 里，或 720 里，加慶州至長安 570 里，正為 1250 里或 1290 里。蓋邊疆地區計程先後不準，三書所記，靈州至長安 1250 里者，仍指取慶州路而言也。今為劃一計程，作 1210 里。

長安西北行，渡渭水，經臨臯驛、咸陽縣陶化驛（今縣）、磁門驛、管城驛、醴泉縣驛（今縣東北十里泔北鎮），蓋中經駱驛至奉天縣驛（今乾縣東）。又自咸陽西經興平縣驛（今縣）折北亦至奉天。奉天當西北大道之要。又北出漠谷，踰梁山，經永壽縣驛、麻亭驛（今永壽縣治），至邠州治所新平縣（今邠縣），去長安二百八十里或三百里。唐中葉以後，置邠寧慶節度使，鎮邠州，是為京師西北重鎮。

以上皆詳長安西通涼州兩道驛程考。

又由長安北渡渭水，至涇陽縣（今縣）七十里，置迎冬驛。縣西南五里有長平坂，為大道所經。涇陽西北行約四十里至雲陽縣，（蓋今涇陽縣西北之長街鎮，或雲陽鎮東。）又西北三十八里上車箱阪，阪道繁紆，上阪即平原宏敞，樓觀相屬，四十二里至漢甘泉宮。宮在甘泉山上，為古祀天處，南去長安二百里，望見長安城。宮中通天台高三十五丈，雷雨悉在其下。此山自秦漢以來為長安北塞，當西北軍道之要。又西北約百里亦至邠州。

通鑑二二四大曆二年，「九月，吐蕃衆數萬圍靈州，遊騎至潘原、宜祿，詔郭子儀自河中帥甲士三萬鎮涇陽，京師戒嚴。甲子，子儀移鎮奉天。」正以涇陽與奉天並為京師西北兩道之路口也。又通鑑一九八貞觀二十年述行幸靈州事云：

八月「己巳，上行幸靈州。……庚午，車駕至浮陽。……壬申，上幸漢故甘泉宮。……庚辰，至涇州。丙戌，踰隴山，至西瓦亭，觀馬牧。」

胡注：「浮陽，舊書作涇陽，當從之。」今按唐會要九六鐵勒目，貞觀二十年，「太宗幸靈州，次涇陽頓。」而卷九四亦作浮陽，皆形譌也。由甘泉宮至涇州，必經邠州，史省文耳。是由長安至邠州之另一道也。中經涇陽、甘泉宮。觀地圖，當略循涇水之東北岸而行耳。

元和志二，涇陽縣南至京兆府七十里。長安志一七，涇陽縣有「迎冬驛，在廣吉鄉。十道志曰，舊池陽縣城俗名迎冬城。……後為驛，今廢。」

又元和志，「長平阪在縣西南五里。」紀要五三涇陽縣目長平阪條：「縣西南五十（衍十字）里，……漢武帝上甘泉經此，宣帝自甘泉還登長平阪。又有長平館在其上，元后登長平館，臨涇水是也。」是此坂亦為長安至涇陽甘泉大道所經。元和志二，雲陽縣西南至京兆府一百一十里。按一統志西安府卷建置目，涇陽縣在府西北七十里。又古蹟目，雲陽故城在涇陽縣北。是唐雲陽當在長安西北，非東北也。又元和志雲陽縣目云：

「甘泉山一名磨石嶺，在縣西北九十里，周回六十里。」

「雲陽宮即秦之林光宮，漢之甘泉宮，在縣西北八十里甘泉山上，周回十餘里，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黃帝以來祭天圓丘處也。」

按甘泉山、甘泉宮為長安北塞，當西北軍道之要，紀要五三涇陽縣目甘泉山條已引證甚詳，今不贅。此志云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檢寰宇記三一雲陽縣目，書此事。校者云「原本作二百里，據玉海改作三百里。」按雲陽去長安一百一十里，甘泉山、甘泉宮在雲陽西北八十里或九十里，則甘泉去長安正當作二百里。寰宇記原本不誤，元和志及玉海作三百，則誤也。又紀要五三涇陽縣目，甘泉山在縣西北百二十里。涇陽在長安北西北七十里，是此山在長安西北一百九十里或二百里也。此亦其證。且由此「二百里」之言，知由長安至甘泉當經涇陽、雲陽兩縣，兩縣相去四十里也。

一統志西安府卷古蹟目，雲陽故城條：「縣志（涇陽縣志），雲陽故城在縣北三十里，今雲陽鎮東有舊城址。又有舊鼎州城，在縣西北四十里，即長街鎮。」按武后天授二年置鼎州，即在雲陽縣，疑長街鎮原雲陽縣故治。此外關於雲陽、

甘泉宮，未引證者，皆見元和志雲陽縣目。

元和志雲陽縣目又云：「車箱阪，在縣西北三十八里，縈紆曲折，單軌纜通。上阪即平原宏敞，樓觀相屬，即趨甘泉宮道也。」長安志二〇雲陽縣，同。此必居雲陽縣與甘泉宮間，西北至宮四十二里也。

邠州北行，中經古豳城，渡涇水，凡七十里至定平縣（今寧縣南六十里政平鎮），城北有棗社驛。城南當馬嶺川水入涇水處，五代時曾置衍州，蓋即以當涇水兩大上源之會，為軍道要衝也。又北七十里至寧州治所定安縣（今寧縣），在馬嶺川水東岸。又有長城嶺者，似為大道所經，當在定平東南地區。

邠州北至寧州一百四十里。元和志三寧州，定平縣，「北至州七十里……大業十年於此築城，置棗社驛。武德二年，於驛分定安縣置定平縣，其驛移出城北。」而寰宇記三四，定平縣改屬邠州，在州北六十里。是兩州驛道經此無疑，去兩州皆七十里也。一統志慶陽府卷關隘目，「政平鎮，在寧州東南六十里，即故定平縣。」又同卷山川目馬蓮河條，「府志，馬蓮河在寧州西二里，自安化縣來，與九龍川合流，經政平鎮入涇水。」則定平縣在今政平鎮，其南即馬嶺川水與涇水合流處。通鑑二六七，後梁開平三年，岐王使劉知俊取靈州。詔康懷貞「將兵攻邠寧以救之。懷貞等所向皆捷，克寧衍二州，拔慶州南城。」胡注：「寧慶衍三州皆靜難軍巡屬，岐地也。周顯德五年，廢衍州為定平鎮，隸邠州。」是五代時曾於此置衍州也。當以交通要衝之故。

史記周本紀：「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集解：「徐廣曰，新平漆縣之東北有豳亭。」正義：「括地志云，豳州新平縣，即漢漆縣。詩，豳國，公劉所邑之地也。」按元和志三邠州三水縣，「古豳城在縣西三十里，公劉始居都之處。」又寰宇記三四邠州三水縣，「古邠城在縣西南三十里，……在隴川水西，蓋古公劉之邑即此城也。」隴川水當即涇水，自隴山而來也。三水縣在邠州治所新平縣東北六十里，豳城在三水西南三十里，涇水之西，則當在州北約三四十里涇水西岸，正當此大道應經之處。此地既當涇水兩大上源匯流處之稍東南，為渭水盆地對西北交通之樞紐，宜公劉居此以興周室也。

舊五代史一三梁書劉知俊傳：「李茂貞厚待之。……尋命率兵圍靈武，且圍牧圉之地。靈武節度使韓遜遣使來告急，太祖令康懷英率師救之，師次邠州長城嶺，

爲知俊邀擊，懷英敗歸。」注引九國志：「李彥琦劉知俊自靈武班師，塗經長城嶺。」云云。則長城嶺似爲大道所經。紀要五四三水縣目，「馬嶺山在縣西，一名箭括嶺，或曰即長城嶺也。」下引通鑑此條。按三水縣在邠州東北六十里。若「或曰」不誤，當在定平東南也。

寧州西北行，三里至定安故關。

元和志三，寧州治安定縣，「後魏太武帝置安定郡……在今縣理西北三里定安故關。自開皇三年移縣入廢趙興郡理，仍屬寧州。」寰宇記三四，縣名作定安。云：「後魏太武真君二年，置定安縣，在今縣理西北三里。隋開皇三年移於今理。」檢通典，縣名作定安是也；元和志誤。蓋安定乃涇州治所，後改名保定者。據元和志，定安舊治定安故關，此當爲大道所經也。此關亦見新志。

又北稍西蓋略循馬嶺川河谷而上一百二十七里至慶州治所宏化縣（今慶陽縣），後改安化縣、順化縣。當地馬嶺（今環江）、白馬（今揚西川）兩水之會，故隋及唐初有合川鎮、合川縣之名。

前引通典、元和志、寰宇記，寧慶間相去有一百三十里、一百二十七里兩說，蓋自定安舊址定安關計之，爲一百二十七里，自新址計之則一百三十里也。其更名年代及兩水之會，皆見元和志三慶州順化縣目。寰宇記三三慶州安化縣目亦云：「周地圖記云，郁郅城，今名尉李城。在馬嶺白馬兩川交口，即今縣是也。水經注云，尉李城亦曰不窰城。」又曰：「白馬水出北塞夷中。水經注云洛川南經尉李城東北，合馬嶺水，號白馬水。」按慶州在今慶陽縣。檢國防研究院地圖，白馬川即馬蓮河東源之揚西水，馬嶺川即西源之環江也。

寧、慶間所經不詳。寧州北微西一百里之彭原縣極可能在道上。寧州西北八十里之豐義縣及慶州西南九十里之驛馬關雖爲軍事要衝，但似不當此道。

新二二五中朱泚傳：「泚（北逃）至涇州長武城，田希鑿拒之。……泚猶餘范陽卒三千，北走驛馬關。寧州刺史夏侯英開門陣而待，泚不敢入，固保彭原西城。」爲部下所殺。通鑑二三一，興元元年紀，略同。按元和志三，彭原縣在寧州北一百里。寰宇記三四，作西北一百里。極可能在道上。舊一二二張獻甫傳，貞元四年，爲邠寧慶節度使，「乃於彭原置義倉，方渠、馬嶺等縣選險要之地以爲烽堡。」方渠、馬嶺皆當此道，詳後文。彭原置倉，似即當道之一證也。天下郡國

利病書六一慶陽府安化縣，「驛馬關在城西南九十里。」紀要五七安化縣目及一統志慶陽府卷關隘目，並同。不知是否為唐關所在。若唐世已在此，則非此道所經也。

通鑑二三三，貞元三年「十月甲申，吐蕃寇豐義城，前鋒至大回原，邠寧節度使韓遊瓌擊卻之。乙酉，復寇長武城，又城故原州而屯之。」四年，「韓遊瓌之入朝也，……見上，盛陳築豐義城可以制吐蕃。」檢元和志三寧州豐義縣，「東南至州八十里。」而寰宇記作州西八十里。則雖軍事要地，但似不當此大道。蓋其時吐蕃軍西自原州東來，非自靈鹽南下也。

慶州向西北循馬嶺川（今環江）河谷而上，六十五里至馬嶺縣。（今馬嶺鎮，在環縣新址稍南。）又四十里至百家堡，唐初縣治此，因堡西一里馬嶺坂受名。又五里至拔谷。又三十里至木波鎮。又四十里至方渠縣（舊環縣），時或置鎮。秦長城在城北一里，迤東遺蹟在馬嶺縣西北一百二十六里。

馬嶺縣，方渠縣 舊一二四渾瑊傳，大曆「十一年，領邠州刺史。其年，吐蕃入寇慶州方渠、懷安等鎮，瑊擊卻之。」是方渠置鎮，當吐蕃道。考新五代史四六康福傳，後唐明宗時，出鎮靈武。道經方渠、青岡峽，至靈州。通鑑二七六後唐天成四年紀，同。又通鑑二七七後唐長興三年，「正月，樞密使范延光言：自靈州至邠〔慶〕州方渠鎮，使臣及外國入貢者多為黨項所掠，請發兵擊之。」是方渠當靈州道也。又舊一二二張獻甫傳，貞元四年，兼邠州刺史邠寧慶節度觀察使，「乃於……方渠、馬嶺等縣選險要之地為烽堡，……以備蕃寇，朝廷從之。」舊一二二楊朝晟傳，為邠寧節度使。貞元十年春，「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請城其地以備之。」朝廷從之。「軍次方渠」。同書一四四又有朝晟傳，述此事在十三年，略同，而云「已事，軍還至馬嶺，吐蕃始來。」新一五六楊朝晟傳及通鑑二三五貞元十三年紀，略同，皆云「開地三百里。」是馬嶺與方渠並當道也。檢元和志三慶州，「馬嶺縣東南至州六十七里。」「方渠縣東南至州一百八十里。古慶匡州倉在馬嶺川內，因渠為名。……縣西北馬嶺山諸谷水東南流經縣所置方渠堡，因名之。」又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上：環州，「馬嶺鎮……即古之馬嶺縣……今控馬嶺川大路，……東南至慶州六十五里，……北至大拔塞四十五里，至州一百三十里。」一百三十里，據同卷大拔塞條當正作「一百二十里」。

即慶州至環州一百八十五里，環州即唐之方渠縣，視元和志差多五里。然下文木波條，北至方渠里數，總要作四十五，而寰宇記作四十里。若據寰宇記，減五里，正同元和志之數。又九域志三環州目，亦作南至慶州一百八十里，故仍從志。一統志慶陽府關隘目，「馬嶺鎮在環縣南一百二十里，即故馬嶺縣。」是也。檢國防研究院地圖，尙有馬嶺地名，在環縣新址之南。方渠縣，五代末及北宋置環州，在明清時代之環縣，即今圖之舊環縣也。參看下文。一統志古蹟目：「明統志，方渠廢縣在環縣南七十里。蓋宋砦也。」殆是矣。

百家堡 通鑑一九一武德七年，慶州都督楊文幹反，「襲陷寧州，驅掠吏民出據百家堡。」此堡必當北出大道。檢元和志三慶州馬嶺縣條，「義寧二年，於今縣理北四十里百家堡置馬嶺縣，……以縣西一里有馬嶺坂，因名。」則堡在馬嶺縣北四十里，唐初曾爲縣治。地在馬嶺坂，當亦沿馬嶺水，蓋即當此大道也。（舊唐志，馬嶺，隋縣，治天家堡。貞觀八年移理新城，以縣西有馬嶺坂。」與元和志異。）
木波鎮 前引楊朝晟傳，又有木波亦當吐蕃入寇之路。朝晟傳又云：「（貞元）九年，城鹽州，徵兵以護外境，朝晟分統土馬，鎮木波堡。〔張〕獻甫卒，詔以朝晟代之（邠寧慶節度使）。」通鑑二三四，貞元九年，城鹽州，「命鹽州節度使杜彥光戍之。……楊朝晟戍木波堡，由是靈夏河西獲安。」則木波堡爲當吐蕃道之一重要鎮戍處。郡國利病書六三引范文正集：「木波寨在環州，正當賊來大川路。」是也。考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上邊防邠寧環慶路，環州「南至慶州百四十里。」（據同卷其他條目，「四十」顯誤。）本注：「木波鎮路。」又環州木波鎮條，「咸平中重修，……北至州四十五里。」而寰宇記三七通遠軍，「南至木波鎮四十里。」通遠軍即環州，在唐之方渠縣，則木波當慶州北通方渠之道中，在方渠南四十里或四十五里也。參之元和志方渠去慶州里數，姑從寰宇記。

拔谷 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上，環州：大拔砦，「入慶州中路，西北至州七十五里，……南至馬嶺四十五里，北至木波嶺三十里。」馬嶺鎮，「北至大拔寨四十五里，至州一百三（二？）十里。」木波鎮，「南至大拔砦三十里，北至州四十五里。」則北宋時代，馬嶺西北四十五里至大拔寨，又三十里至木波鎮，又四十五里至環州，皆沿馬嶺川水也。木波、馬嶺皆唐代故地。考通鑑二二五，大歷十二年，「吐蕃八萬衆軍於原州北長澤監。己巳，破方渠，入拔谷。郭子儀使裨將

李懷光救之，吐蕃退。」疑拔谷即武經總要之大拔谷也。

秦長城 元和志三慶州馬嶺縣，「秦長城在縣西北一百二十六里，即蒙恬所築也。」度其地已近方渠縣。復檢寰宇記三七通遠軍，「通遠縣……在（軍）郭下。……古長城去城一里，秦長城也。」通鑑二二五大歷十二年，胡注引宋白續通典，「靈州方渠鎮，宋初置通遠軍，秦長城在城北一里。」是方渠縣城北一里尚有秦長城遺蹟，迤東或迤西，亦有遺蹟，在馬嶺縣西北一百二十六里也。

方渠當甜鹹兩河及青岡川諸水之會。鹹河在城東，河有三源，分從土橋、歸德川、同家谷來。甜河青岡川皆在城西，由縣西北出青剛川大路至靈州。後晉置威州於此，統木波、馬嶺鎮；後周改名環州；皆借唐代鳴沙縣之舊州名，非其地也。宋初改置通遠軍，蓋亦以當靈鹽蕃部要道故名。

舊五代史一五〇郡縣志，威州「晉天福四年五月勅，靈州方渠鎮宜升為威州，隸靈武，仍割寧州木波馬嶺二鎮隸之。周廣順二年三月改為環州。顯德四年九月，降為通遠軍。」寰宇記三七通遠軍目，略同。云「管通遠一縣，併木波、石昌、馬嶺三鎮。」九域志三，環州目亦略同。云淳化五年復為環州。此三處所書甚明晰。而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上，「環州治通遠縣，古朔方鳴沙地，秦長城在焉。居人部落相雜，唐為（安）樂州，天寶後陷吐蕃。宣宗收復，建為威州，割木波、馬嶺二鎮隸之。周置通遠軍使，本朝淳化中復為州，改今名。」名稱改復時間既誤，尤與唐代環威州名相混。其實唐代之環州、威州在靈州南稍東一百八十里，在宋環州之北幾三百里，詳後古威州條。蓋後晉天福中於方渠置威州，借唐代鳴沙威州之舊名耳，非其地。武經總要混為一地，誤矣。通鑑二八五後晉開運三年胡注亦承此誤也。

寰宇記三七通遠軍，「通遠縣，與州同置，在郭下。鹹河從土橋、歸德州〔川〕、同家谷三處發源來，鹹苦不堪。甜河在城西，從蕃界部鼻家族北界來，供軍城人戶。」是方渠當鹽甜兩河之會。復考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上環州「北至洪德砦八十里，砦北即蕃界，青岡峽、清遠軍……。」「洪德砦西北路即舊口入靈武大路，號青岡峽。東至鹽州路，號歸德川。」又通鑑二八五後晉開運三年，胡注引趙珣聚米圖經：「自環州出青剛川，本靈州大路。」按歸德川既鹹河上游，似青剛川蓋即甜河之上游也。然一統志慶陽府山川目，「甜水河在環縣西三里。」又云環

河「在環縣西。……明統志，環江源出環縣北七十里（此誤），亦曰環河，流經環縣城西，委曲環抱，石橋交跨，小港分流，南入安化縣（慶州）界。……府志，環江在環縣西十里，源出青岡峽。……按……今環河即馬嶺水也。其下流曰馬蓮河者，蓋亦馬嶺之譌。」則環縣城西近爲甜水河，稍遠乃有環河，上游即青岡川矣。蓋三水皆會於環縣城之稍南地區。西北道實循環河青岡川而上矣。

青剛川大道去靈州行程之可考知者：方渠西北行三十里至烏崙寨（溝烏崙城在環河西），土橋當在此前後。又三十里至洪德寨（今有洪德城）。其地當北出靈鹽分途處：由寨東北出歸德川至鹽州，由寨西北行乃入青剛川道。青剛道經青剛嶺、青剛峽（今地）約百里入旱海沙磧中。又約六十里至積石嶺，宋太宗時置清遠軍；又五十里至浦洛河；又約十里至鳴沙縣舊址，地近長樂山，隋及唐初置環州，有關官；後置安樂州，大中三年置威州。（西夏置韋州，在今韋州城，然今圖據一統志，誤南百里。）又約六十里至輝德鹽井，又一百二十里至靈州。

烏崙寨 寰宇記三七通遠軍，「南至木波鎮界四十里，北至靈武路烏崙塞〔寨〕三十里。」按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上環州，「烏崙砦控烏崙川一帶賊馬來路，咸平中重修，……南至州二十五里。」又九域志三，環州統通遠一縣，有八寨，烏崙爲其一。則塞當作寨，宋以前已建置，乃由方渠縣北通靈武之第一站也。又紀要五七慶陽府環縣有烏崙城，在「縣北三十里，宋置烏崙寨，以烏崙山而名，爲戍守要地。金亦爲烏崙寨，元因之，今亦設兵防衛於此。其城東面圯於環河。」則歷代相沿建置，在環河西岸，清代尚有烏崙城。

青剛峽 青剛之名蓋始見於舊唐書一九四上突厥傳上。傳云，單于副大都護張知運與河曲降戶阿悉爛跌跌思泰等戰于青剛嶺，兵敗被擒。時在開元四年。通鑑二一一開元四年，書此事。胡注：「青剛嶺在慶州方渠縣北，靈州之南。」考舊五代史九一康福傳，後唐明宗時，授朔方河西節度使，赴鎮靈武，「行次青岡峽，……見川下煙火，吐蕃數千帳在焉，……殺之殆盡，獲玉璞羊馬甚多。」新五代史四六康福傳述此事略同，云道經方渠、青岡峽至靈武。通鑑二七六，在天成四年，亦云經方渠、青剛峽。又新五代史四九馮暉傳，「徙鎮靈武。靈武自唐明宗已後，市馬羅粟，招徠部族，給賜軍士，歲用度支錢六千萬。自關以西，轉輸供給，民不堪役，而流亡甚衆，青岡、土橋之間，氐羌剽掠道路，商旅行必以兵。」

則青剛嶺、青剛峽者，自唐以來為通靈武大道無疑。關於青剛地望及早海輝德等地名，詳下文。

土橋 上條引新五代史馮暉傳：「靈武自唐明宗已後，……青岡、土橋之間，氏羌剽掠道路，商旅行必以兵。」是土橋當亦在道上。前引寰宇記三七通遠軍通遠縣，「在郭下，鹹河從土橋、歸德州、同家谷三處發源來，鹹苦不堪，甜河在城西。」通遠縣即唐之方渠縣，則土橋當在方渠北境不遠，既當道，似當在烏崙前後也。

洪德、輝德、積石、早海等 通鑑二八五後晉開運三年，書馮暉復鎮靈武事云：

「六月，……丙寅，復以暉為朔方節度使，……以威州刺史藥元福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八月……馮暉引兵過早海，至輝德，糧糧已盡。拓跋彥超眾數萬為三陳，扼要路，據水泉以待之。……短兵力戰……彥超大敗。明日，暉入靈州。」A

胡注云：

「趙珣聚米圖經：靈州南至環州五百里。」B

「張洎曰：自威州抵靈州早海七百里，斥鹵枯澤，無溪澗川谷。輝德地名，在靈武南。張舜民云，今早江平，即早海，在清遠軍北。趙珣聚米圖經曰：鹽夏清遠軍間，並係沙磧，俗謂之早海。自環州出青剛川，本靈州大路。自此過美利寨，漸入平夏，經早海中，難得水泉。至耀德、清邊鎮入靈州。」C

是自方渠（即宋之威州、環州）西北出青剛川乃通靈武大道，其西北有早海沙漠及輝德地名。輝德北至靈州才一日程。道中所經其他地名，唐五代時期，雖不詳悉，然北宋各家記載尚能詳。除上條胡注所引外，通鑑二七六後唐天成四年，康福經方渠出青剛峽至靈州。胡注又云：

「自方渠橐駝路出青岡峽，過早海至靈州。趙珣聚米圖經曰：環州洪德寨歸德、青剛兩川。歸德川在洪德東，透入鹽州。青剛川在洪德西北，本靈州大路。自此過美利寨，入浦洛河，至耀德、清邊鎮入靈州。自過美利寨後，漸入平夏，經早海中，難得水泉。」D

據此，胡注所引，以趙珣聚米圖經為多。又曾公亮武經總要前集所記尤詳悉，茲錄於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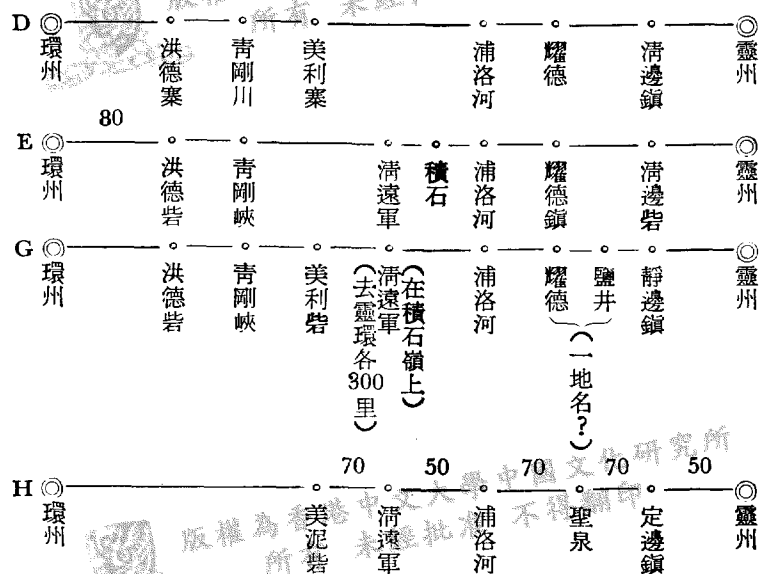
「環州治通遠縣……其地三面控蕃戎，最為檄塞之劇。東至蕃界十五里，西至蕃界十五里。……北至洪德砦八十里。砦北即蕃界。青岡峽、清遠軍、積石、浦洛河、耀德鎮、清邊砦、靈州，共七程。沙漬〔積〕無郵傳。冬夏少水。按皇華四達記，至靈州五百四十里。」（卷一八上）E

「洪德砦 西北路即舊口入靈武大路，號青岡峽。東至鹽州路，號歸德川。」（卷一八上）F

「靈鹽路 自（環州）洪德砦西北入青岡峽，上至美利砦，入清遠軍。軍城則太宗朝轉運使鄭文寶建議築之，在靈州南界積石嶺上瀚海中，至靈、環各三百里餘。地不毛，無水泉。浦洛河，耀德鹽井，靜邊鎮，入靈州，約五（二？）百里，本靈環州大路。咸平中陷清遠軍。明年陷靈州，棄美利砦。路經瀚海中，無水泉。一路至洪德砦，東北入歸德川，……至鹽州，約至（衍）三百餘里。……。」（卷一八上）G

「清遠軍東南七十里至環州美泥砦，西北五十里至浦洛河，（又同卷夏州目浦洛河條，亦云「東南五十里至清遠軍。」）又七十里至聖泉，七十里至定邊鎮，又五十里至靈州。……太宗以靈武道路難阻，欲城古威州以通漕輻，轉運使鄭文寶固請築北〔此〕城，以清遠軍為名。深在瀚海不毛之地，素無泉井，……。」（卷一八下）H

據此各條，由環州西北經烏崙寨，洪德寨，出青剛峽，為赴靈武大路。其行程，以DEGH四條為最詳，茲對照簡列如次：



觀上列四條行程，地名及其次序大抵相應。其他各條所見地名，亦大抵不出此四條之範圍。茲就此諸地名中有須勘合或討論者，簡列如次：

其一，洪德寨。據D F G三條，此寨西北入青剛川路至靈州，東北入歸德川路至鹽州，故為交通中心，最為要地。F云「洪德砦西北路舊口入靈武大路。」稱為舊口者，必唐五代已然。其地，E云南至環州八十里，然同書同卷，烏崙砦「南至州二十五里，北至肅遠砦十三里。」肅遠砦「南至州三十七里，北至洪德砦十三里。」則由環州北經烏崙至洪德僅五十里，相差頗巨。檢紀要五七環縣目烏崙城條：「洪德城在縣北六十里，宋置。咸平六年，趙保吉入寇洪德寨是也。」疑當作六十里。E條八為六之壞字耳。今檢國防研究院地圖尚有洪德城。

其二，A條之輝德當即D E G之耀德，或形譌，或先後名也。又G條之「耀德鹽井」本可作一地名解，即H之聖泉，殆亦無疑。

其三，H之美泥砦即他條之美利砦。又清邊、靜邊、定邊亦為一地異名，殆亦無疑。

其四，E條積石與清遠軍各為一程，而G云清遠軍即在積石嶺。觀H條，清遠至浦洛河僅五十里，疑G為正，E實小誤也。又太宗時代建此軍於積石嶺，此嶺似亦唐五代地名。

其五，里距及青剛峽。關於里程，B作五百里，C作七百里，（此可能自慶州數起。）E引皇華四達記作五百四十里，G云清遠軍至靈環各三百里餘，H記美泥砦至靈州各程里數最詳，惟無總里數。前已據通典、元和志、寰宇記釐定慶靈間六百四十里，則方渠至靈州應為四百六十里。檢九域志三環州條，正作「西北至靈州四百六十五里。」是也。據G，清遠軍當靈環中道，據H，清遠軍北至靈州各程之和為二百四十里。若南至環州亦近此數，則靈環間全程約四百八十里，與四百六十里之數極相近。蓋邊方道路且行沙磧間，先後計程可能頗有出入，今當仍從通典、元和志、寰宇記。H條既記美泥砦以北各程里數極詳，今姑從之。則環州西北至美泥砦約為一百五十里，上文已論定環州西北至烏崙寨三十里，又三十里至洪德寨，則洪德至美利寨間應為九十里，是即青剛峽所在地，蓋東南至環州百里而遙耳。今檢國防研究院地圖尚有青崗峽之名。

其六，旱海。以上所引諸條屢見旱海，或翰海，地段相同，自為一名之異寫。A

條，輝德地區尚爲旱海沙磧，故謂據井泉也。B條，旱海在清遠軍北。D條，旱海在美利寨以北。G條，清遠軍建置在積石嶺上瀚海中。H條亦云軍在翰海中。然則旱海沙漠，南限在美利寨之北，北限當在靈州南約百里耀德鹽井地區，南北幅度約兩百里也。

綜上所論，北宋時代，由環州西北行，三十里至烏崙寨，又三十里至洪德寨，爲赴靈鹽分途處。由寨西北入青剛川，約九十里至美利寨，又北入旱海，七十里至積石嶺，置清遠軍。又五十里至浦洛河，又七十里至耀德鹽井，一作輝德，蓋一名聖泉，又七十里至清邊鎮，又名靜邊、定邊，又五十里至靈州。就中烏崙、洪德、青剛嶺、青剛峽、積石嶺、輝德及旱海等名，已可證知爲唐五代時期之舊名，即宋以前之舊道也。

舊威州城 前引武經總要H條，「太宗以靈武道路難阻，欲城古威州以通漕輓。」而轉運使鄭文寶固請築清遠軍。則古威州城似亦當道。考寰宇記三六靈州廢鳴沙縣條云：

「(州)西一百二十里。……後周保定二年……置會州，建德六年廢郡立鳴沙鎮。隋文帝置環州，……仍立鳴沙縣屬焉。人馬行經此沙有聲，異於餘沙，故曰鳴沙。……貞觀……九年州又廢，縣歸靈州。神龍中爲默啜所寇，因而荒廢，遂移縣於廢豐安城，即今縣理。其舊縣基，咸亨三年歸復，因以其地置安樂州，仍移吐谷渾部落……於靈州之境，置安樂州以處之。是後復陷蕃中，吐蕃嘗置兵以守之。大中三年七月，……收復安樂州。八月，勅安樂州爲威州，仍領鳴沙縣。今州與縣俱廢。」「長樂山，按十道記云，安樂州在靈武南稍東一百八十里，近長樂山下。」

按此段述周隋及唐代環州鳴沙縣，後改爲安樂州，大中三年更名威州之經過甚詳，其故地在靈州之南稍東一百八十里。元和志四靈州，亦云：「安樂川在靈州南稍東一百八十里。」又云鳴沙縣（此爲新縣）「東北至州一百二十里。」神龍以前環州所在之舊鳴沙縣址「在今縣理東二百里。」兩書所記皆極分明。復考舊一九六下吐蕃傳下，貞元十七年，吐蕃寇靈州、麟州，驅掠唐人及黨項部落，次靈州西九十里橫槽烽，又九十里至安樂州。按靈州東微南至靈州三百里。此云安樂州在靈州西一百八十里。明陷蕃期間，此州仍置在靈州東南鳴沙縣舊址，非

西南也。威州爲收復安樂州所改，當亦在此處，非靈州西南一百二十里之鳴沙新址也。楊圖繪威州於鳴沙新址，蓋襲前人之誤耳。又按唐代威州既在靈州之南微東一百八十里，正當在此大道上，故宋太宗欲復城之也。度其地當在輝德鹽井南約六十里，浦洛河北約十里地區，是與浦洛河爲近。按其地隋唐時代既置州，地入吐蕃，亦爲蕃人置兵戍守，當爲軍事要地，故宋太宗欲城之也。再考宋史四八五西夏傳上：「至道二年春，命洛苑使白守榮護送芻粟四十萬于靈州。……繼遷邀擊于浦洛河。」又咸平五年，繼遷「攻陷靈州，……六年春遂都于靈州。……八月，復聚兵浦洛河，聲言攻環州。」亦見浦洛河爲夏人常所聚兵之地。情形正與鳴沙舊址相當，蓋即相近地區故耳。又考九域志三環州目，「北至章州三百八十里。」浙本作「二百八十里。」一統志寧夏府卷古蹟目，「廢章州在靈州東南，西夏置。宋史，嘉祐七年，夏人改章州監軍司爲祥祐軍，後改靜塞軍。元廢。明統志，章州城在寧夏衛東南三百六十里。」而紀要六二寧夏鎮，「章州所，鎮東南二百六十里，西夏置章州於此。」按靈州在寧夏府東南九十里，則此章州城在靈州東南二百七十里或一百七十里也。檢國防研究院地圖，有章州地名，地望與一統志所記相當。觀九域志、紀要、一統志及今日地圖所記方位，似當亦在此道上。然核之九域志里程，若作南至環州二百八十里，（作三百六十里，極不合。）則北至靈州應爲一百八十里，則正即唐末威州之地。疑「章」即「威」之變音，夏人不悉典故，但因遺音復置州曰章州耳。明代章州所去寧夏之距離，若紀要二百六十里爲正，則即唐威州、西夏章州之故地，若明統志三百六十里爲正，則又已南移一百里矣。疑紀要爲正，今圖則據一統志引明統志之誤也。鳴沙有關官 隋書地理志，靈武郡鳴沙縣，「開皇十九年置環州，又鳴沙縣，大業三年州廢，有關官。」則隋於此置關官，亦當道之旁證。

靈州東南去方渠縣四百六十里，去慶州六百四十里。賈耽曰：「慶州以北地形曼衍，直抵沙漠，寇入最易。」蓋環江上游已屬高原，青剛峽外，更入旱海沙磧，直抵靈州，約三百里，宜利蕃馬之馳騁也。

賈耽語見紀要五七慶陽府目引。前文所引青剛峽外美利寨北即是旱海，自此北至輝德約二百里，又北至靈州百里而遙，則慶靈道六百四十里，半屬沙漠，而沙漠之南環江上游，已屬高原，蓋非深險，故賈氏云然。

關於鹽州路亦可略考。由慶州北行，略循白馬川（今東河，即揚西川及其上游柔遠川）而上，四十里至延慶縣，在白馬川東岸。又一百二十里至懷安縣（今元城鎮地區）。又西北入通塞川，取車箱峽路三百九十里至鹽州治所五原縣。（今花馬池、鹽池縣或稍北。）

慶州北通鹽州爲一大道，姑舉四證如次。通鑑二三二貞元二年，邠寧慶節度使韓遊瓌奏請發兵攻鹽州。……詔駱元光及（衡略）韓全義將步騎萬二千人會邠寧軍，趣鹽州。」此其一。新一三三張獻甫傳，「貞元四年，代韓遊瓌領邠寧慶節度使。……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鎮屯兵。詔可。獻甫遣兵馬使魏堯逐吐蕃，築鹽、夏二城，虜衆畏，不敢入寇。」通鑑三四貞元九年紀，書此事。考異引邠志：「八年，詔追張公議築鹽夏二城。……張公以（魏）堯爲邠寧馬軍兵馬使。三月，師及諸軍赴于五原（即鹽州），去城百里而軍，……陷城而入，逐吐蕃。」此其二。通鑑同上條，城鹽州畢功，「命鹽州節度使杜彥光戍之。」同書二二六，貞元十七年，九月「戊午，鹽州刺史杜彥光奔慶州。」此其三。又舊宣宗紀，大中十一年二月，以「鄭助爲（略）邠州刺史、充邠寧慶節度管內營田觀察處置、兼充慶州南路救援鹽州、及當道沿路鎮寨糧料等使。」此其四。觀此四事，慶州北出鹽州爲一大道甚明。其里程，通典一七三，慶州「北至五原（即鹽州）五百五十里。」鹽州南至慶州里數同。寰宇記兩條皆同。元和志，慶州目作五百七十二里，鹽州目作五百四十里。今從通典。則鹽州經慶州至長安約一千一百里。檢通典一七三，鹽州去西京千五十里；蓋即此道。而元和志四作一千五百里，寰宇記三七作一千五百五十里；云五百，皆誤。

考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上邊防慶州目云：

「（慶州）淮安鎮，古懷安縣地，北控通塞川，道路寬平，最爲要害之地。咸平中，築。去環州木波嶺（一本作鎮）八十里。二鎮兵馬爲諸路之援。按唐史，開元中檢校逃戶置，因爲懷安，字譌謂之淮安。……西北至柔遠砦五十里。南北至州（一本無北字，是。一本無「至州」二字，誤。）七十里。

「（慶州）車箱峽路，自淮安西北入通塞川，經大明泊（明，一本作胡）、靜邊鎮、香柏砦，取車箱峽路，過慶州舊蕃戎地（本注：「今爲建安州。」爲當作偽）北入鹽州，約五百里。北（一本作此）路山原川谷中行，不至南（一本作艱，是。）險。國初，淮安至鹽州蕃部並內附。至道中五路出師，丁罕從此路進軍，至鹽

州。今靜邊、白豹、金湯、後橋等鎮，並爲賊境。」

此兩條記北宋初年由慶州淮安鎮北出通塞川經車箱峽至鹽州之道甚詳，路不甚險。行程「約五百里」，當爲承唐以來之大道無疑。鎮砦建置容有改易，但川、峽之名亦當不異也。

淮安鎮，既即古懷安縣。舊一三四渾城傳，「〔大曆〕十一年，領邠州刺史。其年，吐蕃入寇慶州方渠、懷安等鎮，城擊却之。」蓋一路由青剛峽路至方渠，一路由鹽州至懷安也。檢元和志三慶州，懷安縣「南至州一百六十里。古居近黨項藩落，開元十年檢逃戶初置，故以懷安爲名。」寰宇記三三，慶州「廢懷安縣在州東北一百六十里，隋柳谷城也。」下文同。則在州北或微東一百六十里。武經總要「至州七十里」，蓋脫「百」字。一統志慶陽府卷關隘目槐安鎮條：「府志，槐安鎮在縣北一百五十里，即唐懷安縣，後譌爲槐安。道路寬平，最爲要害。宋范仲淹置鎮，北控安塞川，……明置巡司，……道通定邊、范馬地，相爲應援。」則明清之槐安也。今檢國防研究院地圖，當即元城鎮地區歟？

元和志三慶州延慶縣，「南至州四十里。本漢郁郅縣地。後魏於今縣理置朔州，隋開皇改置合水縣，唐武德六年移豐州戶住此，仍分合水縣置白馬縣，以西臨白馬川爲名。天寶元年改名延慶。」寰宇記三三慶州安化縣目有廢延慶縣條，同。按寰宇記安化縣目又云：「周地圖記云，郁郅城今名尉李城，在馬嶺白馬兩川交口，即今縣是也。」「白馬水出北塞夷中。」則白馬川即今圖慶陽縣由北來匯之東河，一名揚西川、柔遠川者。觀此道形勢及懷安方位，則此道當由今慶陽縣北循東河河谷而上。延慶縣，既西臨白馬川，即今東河，則當在道上；懷安亦當在川側。就南至慶陽里距言之，觀今地圖懷安縣正當在今元城鎮，或稍南。

又北宋前期，環州西北六十里之洪德砦有道東北出駝駝口，入歸德川，亦至鹽州，行程約三百里，殆亦承唐世之舊歟？

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上，環州洪德砦條云：

「洪德砦：西北路即舊口入靈武大路，號青岡峽。東至鹽州路，號歸德川。」

又同卷環州靈鹽路條云：

「自〔環州〕洪德砦西北入青岡峽，上至美利砦，入清遠軍，……入靈州，約五百里。……一路至洪德砦，東北入歸德川上過西界（二字，一本作雙行小注）」

蝦臺砦、駝駝會，取雙堆峯，至鹽州，約三百餘里。洪德砦至駝駝會，係歸德川漿水谷，甚爲險狹，多泥寧；自駝駝會至鹽州，路平，人馬易行。……至道中，五路出師，李繼隆由此路進軍，日行數十里，凡十日到鹽州。」

通鑑二七六後唐天成四年紀，胡注引趙珣聚米圖經：

「環州洪德寨，歸德、青剛二川。歸德川在洪德東，透入鹽州。青剛川在洪德西北，本靈州大路。」

宋史四八五西夏傳云：

「太宗……（至道）三年，……帝……親部分諸將，……五路進討。……諸將失期，士卒困乏。（夏主）繼遷復令軍主史不訛駐屯橐駝口，以阻歸宋人。」

西夏書事卷四端拱二年條云：

「靈州橐駝口，夏州入中國要路，諸蕃由此貢馬京師。」

按洪德砦在環州西北六十里，已見前考。上列第一、二、三條，皆明洪德砦當靈兩州分道之口。由砦西北入青剛川至靈州亦見前考，由砦東北經駝駝會、入歸德川至鹽州三百里。第二條述之最詳。第四、五兩條之橐駝口，當即武經總要之駝駝口，則是一要道也。環州即唐之方渠縣，洪德砦西北出青剛川，既即唐代之故道，疑洪德東北出歸德川至鹽州亦唐代舊道也。

鹽州又與吐蕃黨項犬牙相接，控扼靈、夏，翼蔽內郡，兼有鹽池之利，故爲軍事經濟要樞，羌戎覬覦，屢興兵革。

此詳看紀要六二寧夏後衛目，不詳引。

鹽州向西微北至靈州三百里，中間蓋經溫池縣。若西北取烏池、黑浮圖私路，至靈州四百里。

元和志四，鹽州「西北至靈州三百里。西北取烏池黑浮圖私路至靈州四百里。」靈州目，惟「東南至鹽州三百里」一條。通典、寰宇記亦惟一條，而寰宇記靈州目作「東至鹽州三百里。」觀今圖方位蓋當作西北西，四百里之私路蓋真西北，繞道百里也。又元和志，靈州有溫池縣，在州東南一百八十里。西北邊區，置縣稀少，建置縣城，多當道路。觀此縣方位，似應在靈鹽道上。又通典一七三靈武郡溫池縣，「後魏薄骨律鎮倉城在此。」薄骨律鎮即靈州。溫池既爲倉城所在，亦爲當道之旁證。

(2) 涇原蕭關道 附兩道間聯絡線

由長安西北經邠州、涇州至原州，又西經會州至涼州，此長安通涼州之北道也。其詳細驛程，前已爲文考論之。長安西北至靈州之西道，亦經邠、涇至原州；再由原州折北，略循葫蘆河谷而下五百六十里至靈州。此河又名高平川、蔚茹水，即今清水河也。此段行程地勢平坦。

唐代原州至靈州爲一大道，茲舉四證如次：通鑑一九八貞觀二十年八月「己巳，上行幸靈州。……庚午，車駕至浮陽（舊紀作涇陽，是）。……壬申，上幸漢故甘泉宮。……庚辰，至涇州。丙戌，踰隴山至西瓦亭，觀馬牧。九月，上至靈州。」西瓦亭在原州治所平高縣南。此其一。同書二〇七久視元年，「十月辛亥，以魏元忠爲蕭關道大總管，以備突厥。」明年五月乙亥，又書「以魏元忠爲靈武道行軍大總管，以備突厥。」明蕭關爲通靈武之大道。關屬原州，在北境。此其二。又同卷長安四年七月，宰相宗楚客「左遷原州都督，充靈武道行軍大總管。」此其三。舊肅宗紀，祿山入京，上出奔，西北至平涼郡（即原州），朔方留後杜鴻漸「發朔方步騎數千人於白草頓奉迎。」「七月辛酉，上至靈武。」新一二六杜鴻漸傳，「祿山亂，皇太子按兵平涼……議出蕭關趣豐安。……鴻漸……至白草頓近謁。」此其四。考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上，邊防云：

「（鎮戎軍）蕭關路，自軍北劉瑋堡，緣胡蘆河川過古城，入葷子灣，出蕭關至鳴沙縣界，入靈武，約五百餘里。地形平敞，至道中，李繼隆護送芻糧入靈武由此路。」

按宋代鎮戎軍即唐之原州故地。元和志三原州蕭關縣有「蔚如水，在縣之西，一名葫蘆河，源出原州西南顏沙山下。」顏沙山在原州西南四十里，詳長安西通涼州兩道考第三節。是此葫蘆河發源原州西南四十里，北流經原州，又經蕭關縣西。一統志平涼府卷山川目高平水條，以爲即今之清水河是也。（詳參原文。）國防研究院地圖作清石水。通典一七三，原州平涼郡西北到靈武郡五百六十里。元和志三原州目作「北至靈州五百里。」前引武經總要所述原州至靈州約五百餘里。同書一八下西蕃地界云，靈武南至原州五百六十里。分別與通典、元和志合，蓋總要所述之路線即唐代以來之故道也。

其行程，由原州北行，十五里出秦長城，昭王所築者。

水經河水注，「高平川水……東北逕高平故城東，……又北出秦長城，城在縣北一十五里。」此昭王長城也，詳長安西通涼州兩道驛程考第一節。

又一百六十五里至蕭關縣，置蕭關新城，在葫蘆河東岸（約今李旺堡、上新堡北之蔡家溝地區）。大中三年置武州。前期有白草軍當在河西岸。

元和志三原州，蕭關縣「南至州一百八十里。本隋他樓縣，大業元年置。神龍三年廢，別立蕭關縣，以去州闊遠，御史中丞侯全德奏於故白草軍城置，因取蕭關爲名。」蔚茹水一名葫蘆河，在縣西，上條已引證。前引總要，道經蕭關，故魏元忠本以蕭關道大總管，備突厥，旋改稱靈武道行軍大總管備突厥；而肅宗由原州北行亦取道蕭關也。漢蕭關故城在原州治所平高縣東南三十里，今此蕭關縣之關城乃新關也。辨詳長安西通涼州兩道驛程考第三節蕭關條。大中三年收復蕭關置武州，及今地所在，亦皆見前考。

據元和志，縣關即在白草軍故治。然新書地理志武州蕭關縣，「白草軍在蔚茹水之西。」則關縣雖即軍地而置，但非一城，軍在水西，而關縣則在水東也。前引舊肅宗紀，上在平涼郡，朔方節度留後杜鴻漸等發朔方步騎數千「於白草頓奉迎。」蓋即白草軍地區。（寰宇記三六靈州迴樂縣，「白草水在縣西南，源出平地。」則白草頓亦有即在迴樂縣西南之可能。然觀下引舊魏少遊傳，此頓仍當在蕭關地區。又宋高僧傳二一唐朝方靈武下院無漏傳、卷二三晉朔方靈武永福寺道舟傳及卷二六唐朝方靈武龍興寺增忍傳，皆曾居賀蘭山白草谷。蓋西北地區，以白草名者固多，然非軍、頓所在也。）

蕭關、白草軍北行，蓋又分東西兩道。東道東北行，經鳴沙故城，後置威州（今韋州鎮），與青剛川道合。西道沿葫蘆河至黃河東南岸鳴沙新縣（今中寧縣），再折東北沿黃河南岸至靈州。

新一一九白敏中傳云：

「以司空平章事兼邠寧節度招撫（黨項）制置使。……次寧州，諸將已破羌賊，……乃自南山並河按屯堡，回繞千里。又規蕭關通靈威路。」

按此時收復蕭關及安樂州不久，蕭關新置武州，安樂新置威州，此謂敏中規劃由蕭關經威州至靈州之通道也。威州即隋及唐代前期之環州，治鳴沙故城，在靈州之南微東一百八十里，在慶州通靈州道上，已見前節考證。據敏中傳，所通者乃

由蕭關經威州、鳴沙故城至靈州也。復考唐會要九四北突厥目：「神龍二年十二月，默啜寇鳴沙，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牧馬萬餘匹而去。」檢元和志四靈州鴨沙縣，開皇十九年置環州及鳴沙縣。貞觀「九年州廢，以縣屬靈州，神龍二年冬爲默啜所寇，因而荒廢，遂移縣於廢豐安城，即今理是也。」則會要，默啜寇鳴沙，由鳴沙進寇原州者，乃由鳴沙故縣即白敏中傳之威州也。然則此蕭關、威州、靈州道，唐代前期已然，白敏中不過因舊路規劃復通之耳，非敏中始開也。又檢紀要五八鎮原縣目平夏城條，引馬文升曰：「胡蘆峽爲寧夏韋州南出靜寧之要路。」按胡蘆峽在胡蘆河上，靜寧在固原之南，韋州爲西夏所置，即唐之威州（詳前考），則明代此道仍通行也。

舊肅宗紀，上至平涼郡（原州），「未知所適，會朔方留後杜鴻漸……等遣判官李涵奉牋迎上。……鴻漸又發朔方步騎數千於白草頓奉迎。……上發平涼，……行至豐寧南，見黃河天塹之固，欲整軍北渡，以保豐寧，忽大風飛沙，跬步之間，不辨人物，及迴軍趨靈武……。」（豐寧城見新地志靈州條。）而舊一一五魏少遊傳，「至朔方水陸轉運副使。肅宗幸靈武，杜鴻漸等奉迎，留少遊知留後。……肅宗……將至靈武，少遊整騎卒千餘，……於靈武南界鳴沙縣奉迎。」是原州至靈武經白草頓及鳴沙縣也。又舊一二一僕固懷恩傳，懷恩據靈武叛。「懷恩領迴紇及朔方之衆繼進，行至鳴沙縣，遇疾，昇歸，九月九日死於靈武。」通鑑二二三永泰元年九月，懷恩據靈武叛。「中途遇暴疾，而歸。丁酉死於鳴沙。」此亦靈武入京經鳴沙之一證。按此時鳴沙縣，係新址，非舊址。據元和志，此縣新址在靈州西南一百二十里，西枕黃河，約當國防研究院地圖中寧縣地區。蓋由靈武循黃河南岸西南行一百二十里至鳴沙縣，又循胡蘆河水而上，經蕭關至原州也。檢西北叢編卷三：一月十日，「早發渠口堡，……五里白灘，……道左有支路，爲通隴東固原縣大道，可以行車。」檢視國防研究院地圖，此即指經中寧通固原之汽車道而言，乃沿清水河而行者，即今考之中古大道矣。

靈州有水館。邠寧慶州出青剛川道置館驛，原州蕭關道蓋亦置驛，故途中有白草頓之名也。

宋高僧傳二六唐朔方靈武龍興寺增忍傳：「咸通十二年七月十一日示滅於白草院（在龍興寺）。……藏神於水館之南，建塔焉。」是靈州迴樂縣有水館。按靈州爲

西北重鎮，與長安之交通甚繁，固當置驛。新五代史四九馮暉傳：「徙鎮靈武。靈武，自唐明宗已後，……自關以西轉輸供給，民不堪役，而流亡甚衆，青岡、土橋之間氏羌剽掠通路，商旅行，必以兵。暉……廣屯田以省轉餉，治倉庫亭館千餘區。」此亭館即館驛，無疑當沿青剛川道而建置者，必亦仍規復唐代之舊耳。

上考寧慶青剛川通靈州道及涇原蕭關通靈州道，兩道間亦時有橫線相聯絡。如寧州西有驛道通涇州一百二十里，中經烏氏驛。此其一。

舊肅宗紀，至德元載六月，太子由馬蒐北奔，經奉天、永壽，戊戌至新平郡（即邠州）；己亥至安定郡（即涇州）。「庚子，至烏氏驛。彭原（即寧州）太守李遵謁見，率兵士奉迎。……上至彭原。」通鑑二一八至德元載紀胡注，保定縣爲涇州治所，在彭原（寧州）西一百二十里。則烏氏驛當在此道中。考史記一一〇匈奴傳，「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正義：「氏音支。括地志云，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秦惠王取之，置烏氏縣。」按烏氏又見同書九五鄜商傳及一二九貨殖傳。正義皆云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四十里。按張守節爲唐代前期人，其時涇州治所曰安定，後改名保定。然則此驛在涇州東三四十里，寧州西八九十里也。

慶州西南九十里之驛馬關，似爲南通涇州，西通臨涇（今鎮原縣）之道。通臨涇即西通原州也。此其二。

前考邠寧慶道，引朱泚傳，由涇州長武城北趨驛馬關，關在慶州西南九十里。此殆南通涇州之道也。紀要五七慶陽府安化縣目，「驛馬關，府西南九十里，唐置。與鎮原縣接界。」下引朱泚事。又云：「明初，張良臣據慶陽，未下。徐達攻之，元將王保保遣兵陷原州，爲慶陽聲援。徐達等議以關當原川之衝，今先據關以扼之，賊計無復施矣。於是遣馮宗異等守關，又分兵備靈州、邠州、彭原，以遏其奔突。慶陽旋下。」又明代驛遞制度頁一〇二，弘化驛在慶陽府城內，由弘化驛向西有驛馬關驛支路，可往固原州。驛馬關驛在府城西九十里。參檢國防研究院地圖，此驛蓋由慶陽向西微南經此驛，又經鎮原至固原。固原，唐之原州；鎮原，唐之臨涇。前撰長安西通涼州兩道驛程考，臨涇當涇州通原州之北道。蓋臨涇向東微北又經驛馬關至慶州也。

慶州又有路通蕭關，蓋由方渠縣分支西行也。此其三。

楊夔寧州道中（全唐詩十一函六冊）云：

「城枕蕭關道，胡兵日夕臨，唯憑一炬火，以慰萬人心。」

是寧州至蕭關爲一道也。又考沈亞之對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全唐文七三四）云：

「誠能因此時，詔……邠寧軍北固崆峒，守蕭關；涇原軍西遮木峽關；鳳翔軍逾隴，出上邽……」

此謂三道並出，邠寧至蕭關爲一道也。復考舊宣宗紀下，大中三年六月，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奏收復原州、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峽等六關訖。邠寧張君緒奏今月十三日收復蕭關。」會要八六關市目，「大中三年七月，涇州節度使康季榮奏：六月二十七日收原州城及諸關。（本注，六關名與舊紀同。）其月，邠寧監軍小使張文銳奏，當道兵馬今月十三日收蕭關。」通鑑二四八，述此事略同。續云：「（七月）甲戌，鳳翔節度使李玘取秦州。」按涇州至原州爲一大道，鳳翔至秦州爲一大道；邠寧節度兵馬取蕭關，則邠寧至蕭關必亦爲一道也。與楊夔之詩、沈亞之對策正相契合。邠寧即邠寧慶節度區也。觀地圖，當由慶州西北一百八十里之方渠縣（今環縣舊城）分支西出至蕭關也。通鑑二二五六曆十二年九月，「吐蕃八萬衆軍於原州北長澤監。己巳，破方渠，入拔谷。」蓋即略循此道而行耳。

又鹽州西南行九十里至橫槽烽，又九十里至安樂州，即環州、威州，又西蓋至鳴沙新城。此其四。

舊一九六下吐蕃傳，「（貞元）十七年七月，吐蕃寇鹽州，又陷麟州，……毀城隍，大掠居人，驅黨項部落而去。次鹽州西九十里橫槽烽頓軍，呼延州僧延壽輩七人，稱徐舍人召，……命解縛坐帳中；曰：此蕃漢交境也，復九十里至安樂州，師即無由歸東矣。」是鹽州西至安樂之道可曉，安樂而西蓋即至鳴沙新城，此時前後，吐蕃常屯軍於鳴沙也。同傳，貞元二年，吐蕃東陷鹽夏等州。「尙結贊既陷鹽夏等州，各留千餘人守之，結贊大衆屯於鳴沙。」即其證。徐舍人由麟鹽撤軍，蓋亦經鳴沙。又考寰宇記三七鹽州五原縣有橫槽原，乃五原之一，蓋因原置烽也。

(二) 靈州西、北、東三面通達華夷諸路線

靈州爲西北交通軍事之樞紐，除前考兩道通長安外，又有向東、北、西輻射四達諸道。茲再分別考述如次。

其一，靈州西通涼州，達西域道。由靈州西渡黃河，蓋越賀蘭山南閭，經沙磧，凡九百里至涼州。唐代中葉以後，秦蘭原會等州陷屬吐蕃，長安通涼州之兩驛道皆不能通，此道乃形重要，爲唐通河西之幹道。華夷往還，皆所取途。五代時高居誨使于闐，其行記云：「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黨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黨項牙也，其酋曰捻崖天子。渡白亭河至涼州。」即此道也。

新二一七下迴紇傳：「龐特勒……自稱可汗，居甘州，有磧西諸城。宣宗……遣使者抵靈州，省其酋長。」通鑑二四九，大中十年，「上遣使詣安西，鎮撫回鶻。使者至靈武，會回鶻可汗遣使入貢。」足見唐與甘州安西回鶻使節往還，皆取道靈州。斯坦因發現敦煌卷子有題西天路竟一本者，首云，靈州西行二十日至甘州，是汗王，又西行五日至肅州，又西行一日至玉門關，又西行一百里至沙州界。（松田壽男東西交通上之居延引。）殆即唐中葉以後，僧人所寫者，故由靈州起程也。又考舊五代史三九後唐明宗紀，天成三年八月「辛卯，以朔方留後韓璞爲朔方軍節度使，靈武〔威〕雄警甘肅等州觀察使。」同書九一康福傳，後唐明宗時，授「涼州刺史（涼疑當作靈），充朔方河西等軍節度、靈威雄警甘肅等州觀察處置管內營田押蕃落温池權等使。」又云「赴鎮行次青剛峽」，又云「福鎮靈武凡三歲」。是璞以朔方節度兼統河西甘肅等州，福由邠寧慶青剛峽道赴鎮靈武，而兼管河西涼甘肅等州。此雖或僅屬名義，要見靈州通涼甘爲一道也。而後晉天福中，高居誨使于闐記，記自靈州至涼州所經甚詳，如上引，見載五代史記七四于闐傳，尤爲此道乃東西孔道之明證。通鑑二三四，貞元九年，城鹽州，「命鹽州節度使杜彥光戍之。……楊朝晟戍木波堡，由是靈夏河西獲安。」木波堡在前考慶州通靈州道上。又通鑑二四八大中三年七月，收復三州七關，「詔邠寧節度權移軍於寧州，以應接河西。」正以其時靈州爲通河西之孔道，而

木波堡及寧州皆當長安通靈州之主線也。

檢通典靈州、涼州兩目，尚皆無相通之里數。而元和志四靈州目，「西南至涼州九百里。」寰宇記三六靈州目，同。宋會要方域二一西涼府：「河西之地……亦自置牧守，或請命於中朝。天成中，權知西涼府留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誨來貢。……承誨云，涼州者東距靈武千里，西北至甘州五百里。」通鑑二六五天祐三年紀，胡注引趙珣聚米圖經：「靈武自賀蘭山路過而至涼州九百里。」同書二七六胡注引趙氏圖經，同；惟無「自賀蘭山路過」六字。蓋唐代前期，長安赴河西有秦蘭及原會兩驛道，為主線，靈州赴河西非要道也。及安史亂後，兩驛道皆陷屬吐蕃，靈州道乃形重要，故元和志以下諸志書皆記靈州至涼州之里程也。據聚米圖經，道經賀蘭山，而據高居誨所記，似不經賀蘭山，或者取道此山之南閭歟？入宋仍見此道為東西交通之主線。宋會要方域二一西涼府，「太祖乾德四年，知涼府折通葛支上言，有迴鶻二百餘人漢僧六十餘人，自朔方來，為部落切略。僧云欲往天竺取經，並送達甘州訖。詔褒答之。」此條見靈州為華夷僧俗赴西域之大道甚明。又前田正名引續通鑑長編撮要三九，咸平元年十一月，河西遣使來朝，自稱「河西軍東至故原州一千五百里，……西至甘州同城界六百里。」按唐代前期，涼州東經會州至原州驛道不盈一千里，此云一千五百里者，蓋涼州東至靈州九百里有餘，靈州南至原州又五百六十里也；是蓋亦就取靈州道而言耳。復考宋會要稿蕃夷四之一三龜茲目，「西至大食國兩月程，東至夏州三月程。」又四之八九天竺國目，「其國東行經六月至大食，又二月至西州，又二月至夏州。」又宋史四九〇高昌國傳，太平興國六年遣王延德使高昌。此次西行雖取合羅川回鶻公主城道，然出發點亦由夏州。又宋會要蕃夷四之九一：「仁宗天聖元年十一月……內侍省副都知周文質言……大食國比來皆汎海由廣州入朝，今取沙州入京，經歷夏州境內，方至渭州（今平涼縣）。伏慮自今大食止於此路入，望申舊制，不得於西蕃出入。從之。」是北宋西域交通，常以夏州為出發點，由夏州必西經靈州南境，是仍與唐末行程略合。

其二，靈州北達西受降城，出高闕至迴紇、黠戛斯道。由靈州向北微東循黃河而下至天德軍為一道，取西受降城路及取豐州路皆約一千一百里。

李德裕巡邊使劉濠狀（全唐文七〇二）：「其劉濠便望靈武至天德、振武，取太原

路赴京。」又條疏太原以北邊備事宜狀（同上七〇五）：「望于浙西取弩手四百人，宣州取弩手三百人，令從河曲路赴天德。……河曲路與天德直對，……到天德後權取田牟指揮。」按河曲即指靈州西南鳴沙新舊城地區而言。是兩狀皆指令取靈州至天德軍也。檢通典、元和志、寰宇記記此諸州、軍、城里距如下：

元和志：豐州「西南至靈州九百里。」

天德軍「西南取（衍文）渡河至豐州一百六十里。」「西至西受降城一百八十里。」

西城「西南去理所（靈州）一千餘里。」

西受降城「正東微南至天德軍一百八十里。」「東南渡河至豐州八十里。」

「西南至定遠城七百里。」（定遠城在靈州東北二百里，詳後。）

通典：豐州九原郡「西南到靈武郡九十里。」（卷一七三）

靈州靈武郡「東北到九原郡三百三十里。」（同上）

朔方節度使統西城，「西南去治所（靈州）千餘里。」（卷一七二）

寰宇記：靈州「東北至豐州九百三十七里。」（卷三六）

豐州「西南至靈州九百里。」（卷三九）

天德軍「西渡河至豐州一百六十里。」（同上）

西受降城「西南至定遠城七百里。」（同上）

觀上引諸條，知靈州東北至豐州大數九百里，確數九百三十七里，豐州東北渡河至天德軍一百六十里，是靈州東北至天德軍取豐州路一千一百里也。通典記靈豐間之里距兩條，皆字形譌誤。又通典、元和志，皆云西受降城西南至靈州千餘里。而元和志、寰宇記皆云西城至定遠城七百里。按靈州東北至定遠城僅二百里。是靈州至西城大數亦當僅九百里，確數或當為九百餘里，未必有一千餘里。且下文引元和志、寰宇記述定遠城建置之原因，皆云西城去豐安軍千里，豐安軍在靈州西南一百八十里，無異說，則西城靈州必無千里之遙，故今作大數九百里也。

又檢通典一七三豐州九原郡「西北到受降城八十里。」元和志四，西城「（在）九原郡北黃河外八十里。」又豐州「西北至河西城八十里。」寰宇記三九，豐州「西北渡河至受降城八十里。」西受降城「東南渡河至豐州八十里。」是西受降

城在黃河外，而豐州在城東南八十里，黃河內也。是由靈州至天德軍之兩路線相去甚近，其南段當即一道無疑。

其行程可略知者：由靈州北渡河十八里至靈武縣，又略沿河西岸東北行，約四十二里至宏靜縣，故漢城也，後更名保靜，在河外三里。又約六十里至懷遠縣（今寧夏省會銀川市），縣西北有隋長城。由縣又北約百里至定遠縣、定遠鎮（約當今平羅縣）。景龍中張仁愿始置定遠城，管兵七千人，馬三千匹。先天中郭元振復築城，置兵五千五百人。唐末五代置定遠軍。

定遠縣、定遠軍 元和志四靈州，「定遠縣，廢。在州東北二百里。……先天二年，郭元振以西城遠闊，豐安勢孤，中間千里無城，烽埃杳渺，故置此城，募有健兵五千五百人以鎮之。其後信安王禕更築羊馬城，幅員十四里。」寰宇記三六靈州廢定遠縣條，同。張說兵部尚書郭公行狀（全唐文二三三）：「後默啜大寇邊，拜（略）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築豐安、定遠等城，以拒賊路。」即此事也。新志作定遠軍，在黃河外。下文引通鑑後唐紀，亦作定遠軍。而元和志同卷述朔方節度統軍又有定遠東城，「（在）靈武郡東北二百里，黃河外。景龍中韓公張仁愿置，管兵七千人，馬三千匹。」此城亦在靈州東北二百里，黃河外，是與郭元振所置當在同一地域，無疑。惟先後兩次建置，故元和志誤會乃前後分述之耳。觀此城建置起因，自當大道無疑。前引元和志、寰宇記皆云西受降城西南至定遠城七百里。通典、元和志皆云西受降城西南至靈州千餘里。則七百里及定遠在靈州東北二百里者，皆指大數而言。按下文考證，定遠南至懷遠百里，懷遠南至靈州一百二十里，則靈州至定遠確數約二百二十里也。一統志寧夏府卷古蹟目，「定州故城在平羅縣東南，即唐定遠城也。」又云平羅在府北稍東一百二十里。而西北叢編，平羅至寧夏僅一百零八里。下文引武經總要定遠南至懷遠一百里，則定遠正當在今平羅縣左近也。又唐會要二九祥瑞目下，長慶元年，「靈州奏黃河清，從硤口至定遠界二百五十里，見底。」據西北叢編卷四，寧夏境內黃河有南北兩峽，南為青銅峽，在分守嶺與河東牛首山對峙處。會要所謂峽口者，即此青銅峽無疑，此外絕無可當之者。分守嶺東北至寧夏一百一十里，至平羅二百一十八里。會要，硤口至定遠河清二百五十里者，亦略見定遠在今平羅地區也。

懷遠縣 元和志四，靈州懷遠縣「南至州一百二十五里。」又云：「在州東北，隔河一百二十里。本名欽汗城。赫連勃勃以此爲麗子園，後魏給百姓，立爲懷遠縣。其城，儀鳳二年爲河水汎損。三年故城西更築新城。」寰宇記三六靈州廢懷遠縣條：「周建德三年，遷二萬戶於此置郡及縣，並名懷遠。開皇三年罷郡，而縣額不改。」「隋長城，隋大業中築，在縣西北大河外。」通典一七三，亦云：「隋大業長城在此縣界河外。」又志記皆云有鹽池三所。是此縣在黃河西岸，地沃有鹽池之饒，西北有長城外護。就形勢言，當爲靈州至定遠大道所經。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下邊防西番地界，（靈州）定遠鎮「南至懷遠鎮一百里。」蓋定遠至靈州二百里，僅就大數而言耳。一統志寧夏府卷古蹟目，「懷遠故城，今府治。」蓋得之，是在今寧夏省會之銀川市也。

保靜縣 元和志四靈州，「保靜縣，西南至州六十里。本漢富平縣地，後魏立宏靜鎮，徙關東漢人以充屯田，俗謂之漢城，隋改置宏靜縣。神龍元年改爲安靜。至德元年改爲保靜。」寰宇記三六靈州廢保靜縣目，亦云州東北六十里。又引隋圖經云：「宏靜縣，本漢城，居河外三里，乃舊薄骨律鎮倉城也，後魏立宏靜縣。」通鑑二七六，後唐天成四年，「初朔方節度使韓洙卒，弟澄爲留後。未幾，定遠軍使李匡賓聚黨據保靜鎮作亂，朔方不安。」胡注引宋白曰：「保靜鎮在黃河北岸。」則此縣在黃河外三里，爲古屯田及倉城所在，五代爲鎮，當爲大道所經，故李匡賓由定遠南來據之以窺靈州也。

靈武縣 元和志四靈州，「靈武縣東南至州十八里，……後魏破赫連昌，收胡戶徙之，因號胡地城。天和中，於此州東北置建安縣，開皇十八年改爲大潤縣，仁壽元年改爲靈武縣，移入胡地城安置。」寰宇記三六，亦云縣在州西北一十八里。而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下，「靈武鎮，外河鎮也。南渡河至靈武州（武字衍）五十里。東保靜鎮四十里。」是縣在河外，「五十」蓋「十五」之倒耳。由州北至靈武縣十八里，又東四十里至保靜，里距之和，正約六十里也。

又沿黃河西岸北行，過賀蘭山北閭之乞伏山（今石嘴山？老虎山？），元和九年曾置關於中〔西〕受降城與靈州接境處，蓋在此山地區或其北。由界關復循河西岸而北至西受降城，西南去定遠城大數七百里，去靈州九百數十里。又蓋由界關地區東渡河，東北至豐州，去定遠城大數七百里，去靈州九百三十七里。

元和志四靈州：「賀蘭山在（保靜）縣西九十二里。山有樹木，青白望如駿馬，北人呼駿爲賀蘭。其山……形勢相接，迤邐向北，經靈武縣，又西（二字當乙）北經保靜縣西，又北經懷遠縣西，又北經定遠城西，又東北抵河。其抵河之處亦名乞伏山，在黃河西。從首至尾，有像月形，東北約長五百餘里，真邊域之鉅防。」據此，賀蘭山在北尾閭抵於定遠縣北之黃河岸，曰乞伏山。道沿大河西岸行，必經此山無疑。檢一統志寧夏府卷山川目，今平羅縣北山名甚多。有黑山，在平羅西北，賀蘭山尾，形如虎踞；石嘴山，山石突出如嘴，在平羅北四十里；老虎山在平羅東北百八十里，黃河岸上。此外尚有四山皆在平羅北，而石嘴山、老虎山最有可能。又檢西北叢編卷四，「石嘴子爲阿拉善蒙古與寧夏屬平羅縣交界之處。河東一帶，時見烽墩，大山脈自西南趨東北，有一山頂平如棹，土人稱爲棹子山。賀蘭山在西面，距大道百餘里，將近石嘴子時，地均高原，高原盡，即有石山脈一道橫互東西。（其地）黃河縱貫南北，大山迴抱東西，形勢一束，誠要隘也。」又云此地久爲漢蒙貿易點，交通四達。觀此形勢正當爲乞伏山，此北未見其地也。

唐會要八六關市目，「元和九年五月，豐州奏，中受降城與靈州城接界，請置關。從之。」新志豐州中受降城，「接靈州境有關，元和九年置。」按中受降城在天德軍東，豐州之東北，不可能與靈州接境，此殆指西受降城耳。

西受降城去靈州千餘里，去定遠城七百里，詳前引。七百里蓋僅指大數而言，實不止七百里。豐州至靈州九百三十七里，見前引，則去定遠城正當七百里之譜。豐州在西河之東一百三十五里，北河（今五加河即黃河故道）之南四十里，約在東經 107 度半稍東、北緯 41 度地區。（今黃河北狼山縣、晏江縣間。）西受降城在豐州西北八十里，黃河（黃河故道）外。（約今蠶會東北慶豐全地區。）

通典一七三，豐州、九原郡，「西至黃河百三十里。北至黃河四十里。……西北到受降城八十里，東北到黃河八十里。」寰宇記三九豐州目，同；惟「百三十」作「百三十五」、「北至」上有「正」字，又「西北」下有「渡河」二字，更正確。通典又云：「漢武帝元朔二年，車騎將軍衛青渡西河至高關，破匈奴。河自今靈武郡之西南便北流，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流。時帝都在秦，所謂西河，疑是此處。其高關當在河之西也。……其河自九原東源〔流〕千里，在京師直北，漢

史即云北河，斯則西河之側者。」是則謂今寧夏省境北流之河爲西河，綏遠省境，折向東流之河爲北河也。豐州九原郡之位置當在西河之東一百三十五里，北河之南四十里，東北至河八十里，亦對北河而言。然綏遠省境東流之北河，古代河道主流實非即今日之河道，而爲今日黃河之北五加河，說見綏乘卷一，引詳另文。則古代黃河此段之北河乃在北緯41度以北（約41.2度或41.3度），非如今日河道在41度以南也。然則唐代豐州當在北緯41度，東經約107度半或稍東地區，即今臨河、五原兩縣間地區，更縮小範圍言之，則新置之狼山、晏江兩縣間地區也。

西受降城東南渡河至豐州八十里，通典、元和志、寰宇記皆有紀載，無異說。元和志四西受降城目又云：「城在豐州西北八十里。……開元初爲河水所壞，至開元十年，總管張說於故城東別置新城。今城（一本云其後城）西南隅又爲河水所壞，本末具天德軍（目）。」則西城在黃河外，即臨河水，度其地當在今太和鎮（蠻會）東北慶豐全地區歟？其西北即筆架山。復考寰宇記一九九回紇目云：

「天寶初……徙居突厥舊地，依烏德健山嗚河。雖逐水草，大抵以此山比中國之長安城。直西去（此三字疑衍文）直西城千七百里。西城即漢之高闕塞，北去磧口三百里。」

此云西城即高闕，蓋在高闕之內也。檢水經河水注云：

「河水又屈而東流爲北河，……東逕高闕南。史記趙武靈王既襲胡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雙闕，善能雲舉，望若闕焉。即狀表目，故有高闕之名也。自闕北出荒中，闕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

此段描寫高闕地形頗詳，又當河水北流折東處，故其地易知。綏乘七要隘考云，河外狼山隘口甚多，「狼山口正當古黃河北流折東處，意即古高闕塞也。」所指當可信。其地約當東經106.5至107度，北緯41.2至41.4度地區；以今地名言之，如非狼山口，當即其北之筆架山也。此區東南，正即蠻會矣。故從山河兩方面論證西受降城之地望皆正契合。

西受降城循河而東至天德軍一百八十里，由豐州東北行八十里渡河，又八十里亦至天德軍（約當今烏蘭鄂博）。軍爲控後套內外之軍事交通樞紐。

里距已詳前引，度其地望可略知，及交通軍事形勢，並詳另文。

西受降城西北出高關（今狼山口）至磧口鶻鵠泉三百里。磧口西至回鶻牙帳（今西庫倫 Erdennijo 稍北之 Khara Balgasun）一千五百里。又西北四十日程約三千里至黠戛斯（約今唐努烏梁海北境或更北入俄屬西伯利亞南境）。

元和志四西受降城，「北至磧口三百里。磧口西至回鶻牙帳一千五百里。」寰宇記三九，同；惟末句作「一千單五里。」傳寫之譌耳。復考寰宇記一九九黠戛斯目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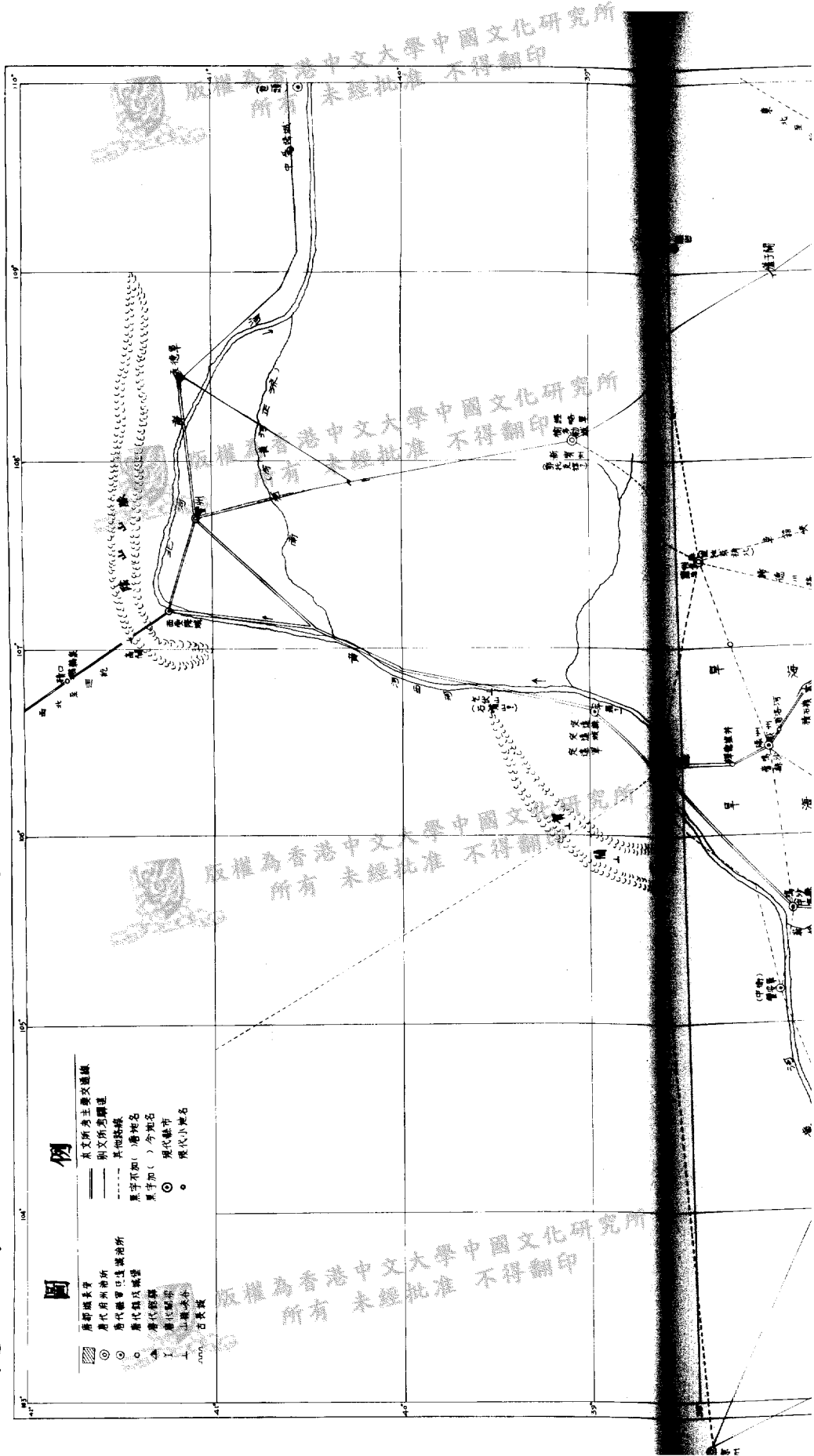
「從天德軍西二百里至西受降城，又北三百里鶻鵠泉，西北回鶻帳一千五百里。回鶻西北四十日程方至其國。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國五千里。」此所述即元和志西城北出磧口之一道，則鶻鵠泉即在此磧口也。新書地志豐州目，西受降城北三百里有鶻鵠泉。是其旁證。通鑑二三九，元和八年十月「壬寅，振武、天德軍奏，回鶻數千騎至鶻鵠泉，邊軍戒嚴。」胡注：「鶻鵠泉在西受降城北三百里。」此即回鶻取道此泉之一例矣。又新二一八沙陀傳，元和「八年，回鶻過磧南，取西城柳谷，詔執宜屯天德。」亦取此道無疑。通鑑二四二，長慶二年，「裴度之討幽鎮也，回鶻請以兵從，……遣中使止之，回鶻遣臣李義節將三千人已至豐州北，却之，不從。」殆亦取此道而來也。據前考西城地望所引諸證，西城即在高關之東南麓，黃河岸，高關又為自古出軍之路，唐世此路當即由西城西北出高關至磧口鶻鵠泉也。又寰宇記此條述西城經回鶻通黠戛斯之道。按寰宇記又云：

「黠戛斯，西北荒之國也，本名結骨。……在回鶻西北四十日程，一本云三千里。（按通典二〇〇結骨目即作三千里。）……其國南有貪漫山，（通典有「多林木」三字。）地夏沮洳，冬積雪，（通典有「往來險阻」四字。）有水從回鶻出，流踰山。又云其國依青山之西面，有金海，分為二河，一名羊河，一名劍平吉側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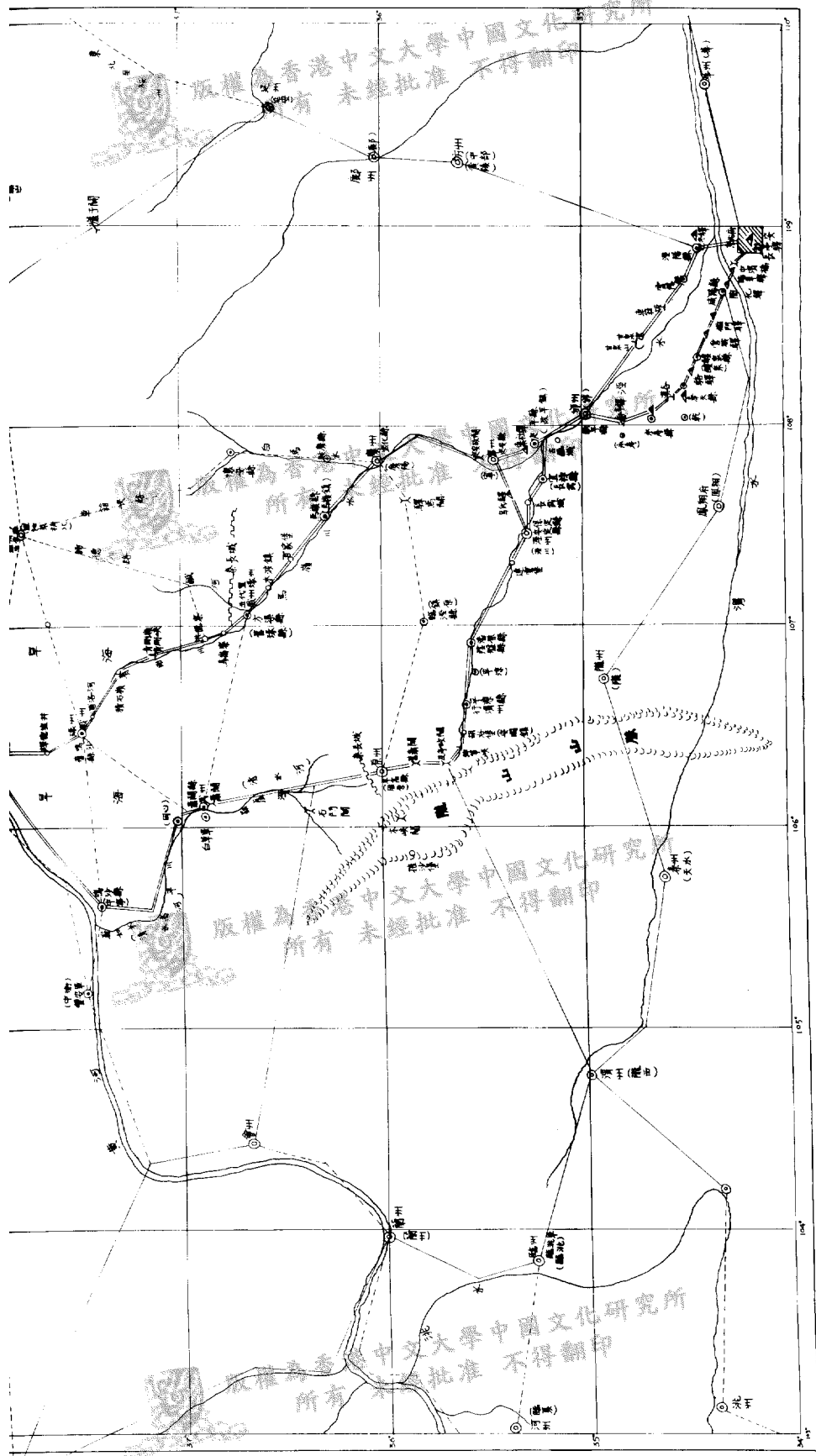
按回鶻牙帳在今和林（即西庫倫，亦即額爾德尼召 Erdennijo）稍北之 Khara Balgasun，黠戛斯在其西北三千里，而南至車師五千里，參之通典、寰宇記所記地理環境，度其地當在今唐努烏梁海北境或更北也。

其三，由靈州北至磧南彌娥川水一千里。殆出賀蘭山隘道向北行，亦為通塞北諸部之孔

唐代長安通靈州及靈州在西北交通上之地位示意圖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道也。

元和志四，靈州「北至磧南彌娥川水一千里。」寰宇記三六，全同。彌娥川水之地望雖不詳，但爲通塞北諸部之一道則無疑。今檢申報館中國分省新圖，有一道，由寧夏省會西北越賀蘭山至定遠營，由營分東西兩道，東道經扎拉台達巴蘇湖，（國防研究院地圖作吉蘭泰鹽池，是也。觀西北叢編頁六七，可證。申報館新圖位吉蘭泰鹽池於定遠營西甚遠，接甘肅境，誤。）西道經喀拜林梅子湖，皆北達外蒙古境。而國防研究院地圖，由定遠營以北，只作一道，行申報館新圖兩線之間。無論其爲一道或兩道，要當爲唐代彌娥川水通道之大體方向也。疑彌娥川即吉蘭泰鹽池或喀拜林梅子湖歟？舊一九五迴紇傳，「貞觀二十年，南過賀蘭山，臨黃河，遣使入貢。」蓋即取此道也。

其四，宋代初年王延德使高昌，由夏州西行，經玉亭鎮，渡黃河，歷各部族，經合羅川、唐回鶻公主城，馬驥山望鄉嶺、李僕射城，至伊州，達高昌。黃河渡處當在靈州西南境，是亦靈武西北通西域之一道，對靈州涼甘肅瓜道而言，可謂北道矣。

王延昌以太平興國六年使高昌，歸國後叙其行程，詳載宋史四九〇高昌傳，文長不錄。合羅川唐回鶻公主城在居延海地區，知此道乃行涼甘肅瓜之北，可謂北道。

其五，靈州向東經鹽州至夏州達黃河岸，又渡河至太原府。

通鑑二三二，貞元二年十一月辛丑，吐蕃寇鹽州據之，刺史杜彥光率衆奔鄜州。十二月，又寇夏州，又寇銀州，陷麟州。又二二六，貞元十七年，吐蕃寇鹽州，又陷麟州；陷麟州，當經夏州也。考廣記三四九章鮑生妓條，章曰，「春初塞遊，自鄜坊歷烏延，抵平夏，止靈武而廻。」此亦見靈州東通夏州道。其詳另見唐代關內河東道東西交通路線考。

其六，靈州循黃河南岸西南行經鳴沙至烏蘭橋、烏蘭關，又西南至會州，凡五百三十里，由會州又西南行三百八十里，至蘭州。

舊一九六下吐蕃傳，貞元「十六年六月，鹽州破吐蕃於烏蘭橋下。」通鑑二三五，書此事「鹽」作「靈」是也。舊一三三李晟傳附王侁傳：「元和中……侁……爲朔方靈鹽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於河壩，朔方節度使每遣人潛載之，委於河流，終莫能成。至是，蕃人知侁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後併力役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邊上至今爲恨。」通鑑二三九書此事於

元和八年。按此橋當梁黃河，在烏蘭縣境。據吐蕃傳及通鑑二三五，貞元十六年已見有此橋，元和八年乃重建耳。烏蘭地望，詳長安西通涼州兩道驛程考。觀此兩事，靈州至烏蘭橋當為大道，蓋循黃河而上，中經鳴沙新縣也。鳴沙新縣至靈州道，已詳前原州通靈州道。通典、元和志、寰宇記靈州目皆不記西南到會州之里距，而會州目則皆記之。茲錄三書會州目記東北至靈州，西南至蘭州之里距如下：

通典一七四會州目：東北至靈州 600 里，西南至蘭州 420 里。

（北至靈州，同）（南至蘭州，同）

元和志四會州目：東北至靈州 530 里，西南至蘭州 380 里。

寰宇記三七會州目：東北至靈州 530 里，西南至蘭州 380 里。

（北至靈州 600 里）

今據元和志書之。

其七，由靈州北渡河至靈武縣復循黃河西北岸向西南行河外，凡一百八十餘里至豐安軍（今中衛縣），管兵八千人，為靈州之西衛，亦北狄入寇之道口也。

張說兵部尚書郭公（元振）行狀（全唐文二三三）：「後默啜大寇邊，拜（略）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築豐安、定遠等城以拒賊路。」通典一七二，朔方節度使所統有豐安軍，「靈武郡西黃河外百八十餘里。萬歲通天初置，管兵八千人，馬千三百匹。」元和志靈州目，同。按鳴沙新縣在靈州西南百二十里黃河內，則軍在縣之西北河外約五六十里也。檢西北叢編卷三，由寧夏省會至蘭州正行黃河外，自省城西南至大壩一百里，大壩約在唐代靈州之對岸。又西南沿黃河外行一百八十五里至中衛縣，唐豐安軍約在此地區無疑。

（三） 靈州、河套地區之水運

靈州內通長安，外達戎狄之諸陸道，已考論如上，而靈州河套地區水運發達，便利軍政之控制，經濟之流通，此亦所當留意者。按中古時代此段黃河水運之興，蓋以北魏刁雍之捨車用船為關鍵。大抵此段黃河民間水運蓋頗發達，雍為江南人，故遂創興官方水運，然兩船為舫，舫載二千斛，順流而下日行一百五十里以上，運率實屬可驚，故北人

嘆爲奇功，正史詳載其事也。

魏書三八刁雍傳云：

「真君……五年……爲薄骨律鎮將。……七年，（元和志四、寰宇記三六皆作孝文太和七年，誤。）雍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爲難，設令載穀不過二十石，（寰宇記同，元和志作二十五斛。）每涉深沙，必致滯陷。又穀在河西，轉運至沃野，越渡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民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二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渠遠引淮海之粟，沂流數千里，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民用安樂。今求於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爲一舫，一舫勝穀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功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費田。詔曰……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爲式。」

按此事實爲西北運輸一大革命性措施，蓋雍本爲南人，避劉裕仇殺而向北朝投奔者。然觀「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之言，想民間短距離小規模之水運原頗發達，故雍因之興此大規模之水運計劃也。薄骨律鎮即唐之靈州；沃野鎮此時在黃河北流將分南北河處之東，去河不遠，詳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第四冊第十一章北魏軍鎮沃野鎮條，度其地當在東經107.5度，北緯40.5度地區黃河東南岸，約在唐豐州之南五十里至一百里也。又按，據雍傳，每舫載二千斛，即每船載一千斛。北魏每斛約當今四市斗，（參看吳洛中國度量衡史中國升之容量標準變遷圖。）一千斛約當今容量四百石。檢西北叢編卷三（一月四日條），記寧夏運費，「黃河下水每船可裝甘草二萬斤，鹽三萬斤，皮毛三萬斤；上水載重半於下水。」是較重之貨每船下水可載約三百石，則古今載量亦不相遠也。

唐開元二十九年，朔方節度使加六城水運使。其後或節使自領，或僚屬兼充，無定制。所謂六城者，大抵皆沿黃河外，自轄境西南黃河上流數之，蓋指豐安軍（今中衛縣左近）、定遠城（今平羅縣左近）、西受降城（今靈州東北慶豐全地區）、中受降城（約今包頭之西賈格爾旗廟地區，廟在109度之東）、東受降城（約東經111度今民生渠東注黑河處）五城，另加振

武軍（在東城東北一百二十里，約今歸綏縣南）或榆多勒城（約今鄂托克廟地區），則黃河上下兩千數百里間皆通水運也。

唐會要七八節度使目朔方條，「開元二十九年，除王忠嗣，又加水運使。」新六四方鎮表，是年，「朔方節度兼六城水運使。」是此使由節度自兼也。如郭子儀以節度使兼六城水運使，見肅宗封郭子儀為汾陽郡王詔（全唐文四三），又稱六城水運大使，見舊德宗紀首條。僕固懷恩以節度使兼六城水運使，見代宗諡僕固懷恩詔（全唐文四六）是也。孫逖有授楊行審靈州長史仍充六城水運使制（全唐文三一〇），是以上佐兼充也。又通鑑二一八至德元年，記朔方僚屬迎肅宗即位事，有「六城水陸運使魏少遊。」是似有專任者。然舊一一五魏少遊傳作朔方水陸轉運副使。按其時節度使為郭子儀正兼六城水運使，通鑑省字之過也。

至於所謂六城者，通鑑二一八至德元年紀，胡注：「朔方所統有三受降城及豐安定遠振武三城，皆在黃河外。」又通鑑二二五大曆十一年二月「辛巳，增朔方五城戍兵，以備回紇。」胡注：「朔方先統三受降城，并振武、豐安、定遠為六城。時三受降城屬振武軍使，朔方統豐安、定遠、新昌、豐寧、保寧，謂之塞下五城。」按通典一七二，朔方節度使統經略軍、豐安軍、定遠城、西城、中城、東城、振武軍。其經略軍在靈武城內，所統外城實為六個。故胡氏第一注，蓋取此而言。又新書地志，靈州「黃河外有豐安、定遠、新昌等軍，豐寧、保寧等城。」此殆為胡氏第二注所本。而岑仲勉唐史餘瀋卷二有朔方節度下之五城六城目，疑胡說未實。云「東西中三城在六城內，自無庸疑。」又據通典一七二、元和志四，定遠亦有城；據元和志鳴沙縣目有豐安城之語，故云豐安、定遠亦皆六城之數無疑。至於振武軍，僅為軍，非城。又云新昌、豐寧、保寧雖見於新志，但通典、元和志及舊志均不載，似非扼要之地，故亦不當入五城之數。因謂「五城者，定遠、豐安二軍及東、中、西三受降城之總稱，今應問五城外再增何城乃為六城也。」下文乃引元和志四靈州目，「經略軍在夏州西北三百里，天寶中，王忠嗣奏於榆多勒城置軍，今屬靈武節度，本屬夏州，南去靈武六百五十餘里。」因斷此榆多勒城即第六城也。今按振武既為軍，自即有城，不必泥。豐寧見舊肅宗紀，帝由原州出蕭關「行至豐寧南，見黃河天塹之固，欲整軍北渡，以保豐寧。」則其地當在平高川入河之口及鳴沙縣（新縣）地區之北岸，豐安軍

東數十里；帝欲保此城，似不得謂爲散地。至於榆多勒城，寰宇記三六亦記此條，與元和志略同，惟作「西南去靈武六百餘里」，着一「西」字更正確。觀兩書所記去夏靈鹽三州之方向里數及去天德軍之里數，此城（即新宥州）當在今圖北緯39度、東經108度地區，即鄂托克旗（鄂爾多斯右翼中旗）地區，其地當都司兔河上源湖泊極多之地區。所謂西南去靈州六百五十里者，蓋略循都司兔河而西，再循黃河而南也。此城既在黃河支流，固亦可通水運也。是以五城六城之數實難肯定。惟六城五城何指，雖稍有參差，實不重要，所可知者，朔方統境以黃河沿岸爲主，上起豐安軍下至振武軍東受降城，皆通水運，必無問題也。據元和志，豐安軍東北一百八十里至靈州，靈州東北二百里至定遠城，又七百餘里至西受降城，又東微南一百八十里至天德軍，又東南二百里至中受降城，又東三百里至東受降城，則六城沿流水程二千餘里。郭子儀論吐蕃書云：「五城相去三千餘里」者（全唐文三三二），稍侈言之耳。至於中城、東城地望，另詳唐代安北單于兩都護府考及長安東北通勝州振武軍驛道考。

當唐盛時，西北屯田贍軍有餘即藉此段黃河水運以備關中凶年，亦見此段水運之盛。

陳鴻祖東城老父傳（太平廣記四八四）記老父說開元天寶事云，「河州、敦煌道，歲屯田實邊食，餘粟轉運靈州，漕下黃河，入太原倉，備關中凶年。」蓋謂河鄯、甘涼屯田贍軍有餘，則利用此段黃河水運以濟關中。疑此太原倉當作永豐倉。

結 論

靈州靈武郡在唐都長安之直北微西一千二百里，邊疆諸州之去長安，此爲最近，且無高山險阻，大河隔限，故與中央之關係亦視其他邊州爲切。加以地當黃河上游水運之要衝，北出塞外之坦途，故中古以來，北方強敵入寇，中國大軍出擊，皆以此爲重要孔道。當唐盛時，自東北迄西北邊疆置八節度使，朔方節度治靈武，亦最居中，北制迴紇，南蔽長安，在軍事上具有外禦強敵、內衛京畿之雙重作用。安史之亂，兩京陷落，亦賴此軍中興唐室，良有以也。中葉以後，隴坂以西陷屬吐蕃，長安通西域之南北兩驛道皆沒蕃境，於是靈州不但爲中國北通塞外之孔道，亦爲西通西域之孔道。且其時，國境去長安僅四五百里，吐蕃屢逼京畿，而卒不能得志者，亦賴此軍之強大，與靈武在右

翼牽制之奏功也。故靈州朔方軍在唐代西北交通與軍事形勢上極具重要性，此篇目的，即在究明靈州至長安及靈州向內外四方通達之孔道，以明此州在當時交通軍事上之形勢焉。

長安西北至靈州有東西兩道。由長安都亭驛西北行，渡渭水經臨臯驛、咸陽縣陶化驛（今咸陽縣）、磁門驛、管城驛、醴泉縣驛（今縣東北十里泚北鎮），蓋中經駱驛至奉天縣（今乾縣東），地當西北大道之要。又北出漠谷，踰梁山，經永壽縣驛、麻亭驛（今永壽縣治），至邠州治所新平縣（今邠縣），去長安二百八十里或三百里。又由長安北渡渭水及涇水，經長平坂，至涇陽縣迎冬驛（今涇陽縣），又西北經雲陽縣（今涇陽西北之長街鎮或雲陽鎮東），上車箱坂，坂上平原宏敞，樓觀相屬，至漢甘泉宮，宮在甘泉山上。山為長安北塞，自古當軍道之要。又西北亦至邠州，去長安約三百里或二百八十里。

邠州為邠寧慶節度使治所，實長安西北最近之重鎮，赴靈武之東西兩道亦於此分途。

東道由邠州北行，經古豳城，渡涇水至定平縣（今寧縣南六十里政平鎮），當馬嶺川（今環江馬連河）入涇水處。又北經棗社驛至寧州治所定安縣（今寧縣），南去邠州一百四十里。城西北近處有定安故關。出關略循馬嶺川河谷而上，蓋中經彭原縣至慶州治所宏化縣（今慶陽縣），東南去寧州一百三十里。宏化或更名安化、順化，地當馬嶺（環江）、白馬（今揚西川）兩水之會，故又有合川之目。

慶州又西北循馬嶺川河谷而上，經馬嶺縣（今馬嶺鎮）、百家堡、拔谷、木波鎮，至方渠縣（今圖舊環縣），秦長城在城北。方渠當甜鹹兩河及青剛川諸水之會，五代置威州，或名環州，皆借唐代鳴沙故地之舊州名，非其地也。由縣西北出青剛川乃赴靈州之大道。此道途經烏崙寨凡六十里至洪德寨，又西北入青剛川，經青剛嶺、青剛峽，凡百里入旱海沙磧中，經積石嶺、浦洛河，至鳴沙舊縣。縣在靈州正南微東一百八十里，隋及唐初置環州，有關官，後置安樂州，處降羌，大中初改置威州（今韋州鎮）。又北經輝德鹽井，至靈州治所廻樂縣（今靈武縣西南約十里），東南去方渠縣四百六十里，去慶州六百四十里。賈耽曰，「慶州以北地形曼衍，直抵沙漠，寇入最易。」蓋馬嶺川上游已屬高原，青剛峽外更入旱海沙磧，直抵靈州約三百里，宜利蕃馬之馳騁也。

由慶州北行，略循白馬川而上，經延慶縣，至懷安縣（今元城鎮地區），又西北入通塞川，取車箱峽路至鹽州治所五原縣（今花馬池、鹽池縣或稍北），去慶州五百五十里。

又方渠縣西北洪德寨亦當赴靈、鹽兩州之分途。由寨西北出青剛川至靈州，由寨東北出歸德川，三百里亦至鹽州。鹽州與吐蕃、黨項犬牙相接，控扼鹽、夏，翼蔽內郡，兼有鹽池之利，故羌戎覬覦，屢興兵革。又西行三百里至靈州，若西北取烏池、黑浮圖私路四百里亦至靈州。由慶州向北繞道經鹽州，可視為東道邠寧慶青剛川路之支線。

西道由邠州向西略循涇水河谷而上，經涇州（今涇川縣）至原州（今固原縣），詳細驛程已見長安西通涼州兩道驛程考。由原州向西微北行，出石門關至會州，乃通涼州之北道；今考之道，則由州向北略循葫蘆河（今清水河）而下，出秦長城至蕭關縣（約今李旺堡、上新堡北之蔡家溝地區），置蕭關新城，在河東岸，西岸置白草軍，關軍兼置，正以當大道之要也。大中初置武州，南去原州一百八十里。

蕭關北行，又分東西兩線。東線由關東北經鳴沙故城，後置威州（今韋州鎮），與東道青剛川路合至靈州。西線仍沿葫蘆河而下，至黃河南岸鳴沙新城（今中寧縣）折向東北，循黃河南岸至靈州，去原州五百六十里。葫蘆河又名蔚如川、平高水，即今清水河一名清石水，地屬高原，平坦易行。

綜觀兩道，大抵東道循馬嶺水、青剛川（今馬蓮河環江）而上，涉翰海；西道循涇水而上至原州，又循葫蘆河而下，再沿黃河而下也。東道一千二百一十里，西道約一千三百六十里，皆置驛。兩道間又時見聯絡線，如寧慶有支路通蕭關，其最要者。

靈州靈武郡，居河套上游，地勢平衍，且當華夷之交，故內外交通，水陸運輸至為發達，形成唐代西北交通軍事之樞紐。其四向輻射之交通線，除前述之內通長安兩線外，可考者尚多，如東經鹽州至夏州，抵黃河岸，西經鳴沙至烏蘭，達會、蘭；而西通涼州達西域，北通西城至迴紇、黠戛斯及河套上下二千里之水運最為緊要。簡述如次：

靈州西渡黃河，蓋越賀蘭山南閭，經沙磧，渡白亭河凡九百里至涼州，通西域。此道在唐代前期，殊不重要；中葉以後，秦蘭原會等州陷屬吐蕃，長安通涼州之兩驛道皆不能通，此沙磧道乃形見重，代替秦蘭、原會兩驛道，成為唐通河西、西域之主線，華夷使節往還，商貿行旅，皆所取途。五代時高居誨使于闐，其行記所述即此道也。下迄北宋仍重此線。

靈州北渡黃河，沿河西岸北行，經宏靜縣、懷遠縣（今寧夏省會銀川縣）至定遠縣（今平羅縣），置軍、鎮，去靈州二百里。又沿河岸北行經賀蘭山北閭之乞伏山（蓋今石嘴山）至西受降城，去定遠軍七百數十里。西城在黃河（黃河故道）外，河水北流折東

處，約在北緯 41 度稍北處、東經 107.3 度地區。由城西北出高關（蓋今狼山口）至磧口騰鶻泉三百里，又西北一千五里至回鶻牙帳（今西庫倫 Erdennijo 稍北 Khara Balgasun），又西北四十日行約三千里至黠戛斯。是為唐代北邊塞外最主要交通線。又有一道由靈州北至磧南彌娥川水一千里者，殆出賀蘭山隘道向北行，亦為通塞北諸部之孔道也。

當唐盛時，靈州置朔方軍，其基本轄境，西南起河曲，東北盡河套，統經略（治靈州城；時或治榆多勒城，約在今鄂托克廟）、豐安（今中衛縣）、振武（今歸綏縣西南）三軍，定遠（今平羅縣）、西受降（今靈州至慶豐全地區）、中受降（約今賈格爾旗廟地區，廟在 109 度東）、東受降（約東經 111 度，今民生渠東注黑河處）四城。統軍常額六萬四千七百人，或多至十餘萬人。此諸軍城除經略軍外，大抵皆在黃河外岸（惟振武離岸較遠）上下兩千數百里間，水運發達，故節度使例帶六城水運使之名號。六城者，即豐安、定遠、三受降城，外加榆多勒城或振武軍城也。此段黃河水運之興，蓋以北魏時代刁雍捨車用船為關鍵，唐代承之，利用益廣。刁雍創制，兩船為舫，舫載二千斛，順流而下，日行約一百五十里，運量運速實屬可驚，想唐世河套水運殆亦不減此制也。此誠大有利於西北軍政之控制，經濟之流通，讀史者似多忽之！

民國六十年九月二十一日起草，十一月六日初稿完成，同月三十日增訂畢功。六十一年十二月六日校稿重訂。

The Ch'ang-an-Ling-wu Post Road and the Importance of Ling-wu in the Communications of North-west China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 Summary)

YEN KENG-WANG

Ling-wu chün was located 10 li south-west of the present Ling-wu-hsien of Ning-hsia Province. It was about 1200 li north (with a slight deviation towards the west) of Ch'ang-an, capital of the T'ang. Of all the border provinces, it was the one nearest to the capital. Besides, as there were no high mountains or big rivers in between the capital and Ling-wu, the contact between Ling-wu chün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as the closest amongst the border provinces. Moreover, it stood at the key position on the waterway of the Upper Yellow River. It also led directly to the northern border. With the above characteristics, it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path along which the strong northern barbarians sent their invading armies and also the Chinese despatched their troops for counter-attacks. During the prime of the T'ang, there were eight Chieh-tu-shih (Regional Commanders) guarding the border from north-east to north-west. The Chieh-tu-shih of Shuo-fang governing Ling-wu stood at the centre, controlling the Uighurs in the north and protecting Ch'ang-an in the south. It therefore had the strategic value of safeguarding the border and protecting the capital. After the An Lu-shan rebellion, resulting in the fall of the two capitals, the restoration of the T'ang was based chiefly on the military support of the Ling-wu chün. During the latter half of the T'ang Lung-shan became subordinated to Turfan and the north and south post roads leading from Ch'ang-an to the west also fell into the hands of Turfan. Ling-wu thus became not only the main path connecting China and the northern Uighurs, but also the way leading westward to the countries of central Asia. Meanwhile, Ch'ang-an was only 400 li or 500 li away from the western border and was under repeated pressure from Turfan. That Ch'ang-an was saved was another contribution of Ling-wu's military strength and its control on the right wing. Therefore, the Shuo-fang-chün of Ling-wu in the T'ang held a prominent position in the north-western communications and was of great strategic importance.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describe the post road from Ling-wu to Ch'ang-an and the other post roads to places in various directions and to explain the importance of Ling-wu in strategy and communications.